





《走向善治之路》專題演講會 歡迎辭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 梁維特

.....

各位來賓:

大家好。

非常歡迎各位出席今天(2009年11月19日)的演講會,讓我代 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對各位的支持和參與,表示衷心的感謝。

今年適逢祖國成立六十周年和澳門特區回歸祖國十周年,特區政 府和立法會又同時換屆,在特區發展歷程上,確是別具意義的一年。 今天,我們在這 以喜悅、興奮的心情,迎接特區成立十周年的日 子;同時,又以客觀、前瞻的思維,探討和推進特區未來的發展。

隨著"澳人治澳"的落實、社會經濟的發展,澳門市民關心和參 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均有所上升,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及社會治理模 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留意到,特區政府近年在致力提升自身施 政能力的同時,亦更加注意鼓勵"公民參與",倡導政府民間共建特 區。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在其參選政綱裡面,亦明確提出,構 建協商民主,實現社會善治。

"善治",是近年國際社會追求和諧及可持續發展的發展模式之

一。根據我們的理解,"善治"的精髓,在於政府強政勵治與公民積 極參與的互動互補。這對推進澳門"一國兩制"的實踐,回應社會發 展需求和市民參與願望,顯然是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澳門社會 深入了解,結合實際,予以參考。

因此,我們今日的演講會,特邀請了三位來自國內外的嘉賓,分 別從不同角度發表各自見解,闡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模式和善治 推進經驗。從而深化我們對"善治"的理解,促進我們對澳門特區先 進治理模式的思考。

與此同時,我們中心認為,"善治"的推進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 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其中人才,尤其是政治人才的發掘與培養, 是關鍵因素之一。事實上,隨著澳門"一國兩制"的深入推進,澳門 社會對政治人才提出了更為緊逼的呼喚,加快"薪火相傳"成為我們 共同的使命。在去年的"齊為澳門動腦筋"大型座談會上,大家都更 加認同,百駒競走,"不拘一格降人才"。同時,更有不少有識之士 指出,特區人才的發掘和培養,應更科學有序,更具效益。根據社會 的呼聲,本中心在廣東省行政學院以及相關專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去 年聯合組成課題組,啟動了相關的課題研究,並在最近取得了階段性 的研究成果。藉著今天的盛會,課題組的代表將會向大家介紹研究成 果的主要內容。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我們相信,"善治"是一個持續推進的過程,是多種社會元素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彼此互動、有機整合、綻放創新活力的動態平衡過程,它將隨著社會 的不斷發展而深化,它的深化又促進社會走向新的、更高級的發展階 段。不同地區將有不同的發展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而,澳門 有自己的積澱和特點,在推進善治的過程,尤其需要從本澳社會實際 出發,在參考其他先進經驗的同時,走出一條澳門特色之路。

最後, 謹讓我代表主辦單位, 對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全力協辦 今天的演講會, 對各位主講嘉賓遠道而來發表專題演講, 對廣東行政 學院以及相關專家一直的大力支持, 致以誠摯的謝意。同時, 亦再次 對在座各位的出席, 表示衷心感謝。

謝謝各位。





澳門特區政治人才與"善治"問題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理事長 蕭志偉

作為一種理想的政治治理模式,"善治"是政府強政勵治與公民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有機結合,是行政主導的優良管治與公民積極參 與的互動互補。"善治"的推進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多方面 的配合。其中,社會是否具備較充份的、較高素質的人才,尤其是政 治人才,直接影響著善治的發展水平。因此,政治人才的發掘與培養 無疑是推進善治發展的其中一個關鍵。

自去年開始,廣東行政學院與本中心聯合組成課題組,就澳門特區政治人才問題,尤其是政治人才的發掘與培養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並形成了首階段的研究成果,下面我將代表課題組, 把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向大家作一下簡要介紹。

課題組認為,政治人才已成為澳門未來發展的重要元素。當中, 以下四類政治人才尤為值得關注,他們分別是:地區政治領袖、政府 高級管理人才、政治活動家以及政治智庫人才。澳門政治人才具有忠 誠、較具朝氣和本地化的三個特出之處;同時也存在人才基礎薄弱、 青黃不接、素質參差三方面的不足。從動態分析的角度去看,澳門政 治人才的成長和培養,整體仍處於一種順其自然的自發無序狀態。因

此,特區政府和社會均應高度重視政治人才的成長課題。

人才問題深廣浩繁,課題組特別選取政治制度、社團政治、公務 員、政治文化、政府人才戰略等五個方面,深入研究人才成長的問 題。下面我將以政治人才的成長與這五方面的關係為主線,簡要介紹 課題組的研究成果,並著重提出我們的對策建議。

一、 政治制度與政治人才成長

課題組認為, "一國兩制"政制的實施為澳門特區政治人才的成 長,提供了社會土壤; "高度自治"擴大了政治人才發掘和培養的基 礎。同時, "一國兩制"政制發展,對政治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並 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但是,原有政治體制功能對政治人才成長亦存 在制約因素:體制缺乏發掘和培養地區政治領袖和政治精英的功能, 體制競爭性不足,市民政治參與度不足等。因此,澳門特區政治體制 需要構建符合自身社會特點的政治人才發掘和培養機制,激發體制活 力,提供政治人才成長的舞臺。

第一、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拓寬政治人才基礎,增強澳人的 主人意識,調動澳門市民參政議政積極性,逐步擴寬政治參與渠道, 擴大市民對制定公共政策的參與和諮詢,建設符合澳情也符合世界潮 流的公民社會。

第二、特區政府以更積極的態度,發揮體制優勢、制定澳門政治 人才發掘和培養戰略。

第三、激發現有體制活力,增加人才成長的競爭性因素。特區政 府應根據澳門民主發展的進度,完善選舉辦法,適當增加行政長官選 舉委員會委員人數,適當擴大立法會直選議席,改革間接選舉制度, 滴當時引入功能界別內直選,增加選拔和鍛煉澳門政治人才的機會和 有效渠道。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第四、合理設置新的政治職位,提供人才成長新舞台。對諮詢機 構的人員構成和選任辦法進行調整,適當減少官員代表,增加青年專 業人士,探索部分綜合性諮詢機構成員由一定程度的選舉方式產生, 使諮詢工作與發掘和培養年輕諮政人才相結合。

第五、在確實有需要時,特區還可面向全球拓寬政治智庫人才或 專業技術要求較高的高級管理人才的來源,帶動特區自身人才更多、 更快成長。

二、社團政治與政治人才發掘和培養

社團政治是澳門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社團政治為政治人才的成 長提供了大舞台。政治人才通過社團工作,積累政治經驗,擴大政治 視野,提升個人的綜合素質。然而,社團的無序性、部分參政社團現 代化進程緩慢,缺乏革新的社會文化等因素,又弱化了社團的育才功 能,阻礙了政治人才的成長。

為此,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參政社團自身建設。

- (一)完善社團參政模式。從澳門的實際出發,社團應繼續被視為
 "澳人治澳"政治參與的基本組織形式,但社團政治向其高級 狀態,即政團政治發展,是澳門社會政治發展的必然。
- (二)促進社團政治向政團政治轉變。在尊重社團自身價值取向選擇 的前提下,政府宜適當鼓勵社團政治參與,加強參政指引,推 動參政社團強化已有的參政功能。
- (三)構建政府與參政社團的良性互動格局。建議在加強推動和資助 社團領袖及其後備人員開展國情和澳情教育、社團工作專業培 訓等,推動社團從傳統管理向民主管理轉變。重整諮詢機構, 選拔委任參政團體的領袖或年青政治人才出任諮詢委員,甚至 立法會議員。
- (四)參政社團需加強自身建設。建議社團改革組織管理模式,鼓勵 和安排年輕骨幹參政議政,優化領導層梯隊結構及知識結構, 建構政治人才湧現機制。
- 三、澳門公務員與政治人才成長

澳門公務員隊伍吸納了大量社會精英,是澳人治澳的中堅力量。 澳門公職法律制度為公務員社團發掘和培養政治人才,參政議政提供 了一定的渠道以及合法性基礎。但現行公職法律制度,在促進公務員 人才成長、提升行政文化以及提升公務員隊伍士氣等方面仍有改善空 間,而公務員團體自身功能定位不清也限制了其發展空間。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四方面入手解決。

第一、構建公務員精英制,完善高級管理人才成長機制。建議特 區政府考慮研訂公務員精英制度,通過嚴密的考核選拔,形成不斷湧 現精英人才的科學機制,走精英政治與民主政治相結合的混合制道 路。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第二、以人為本,提升公務員士氣。營造適合公務員成材的制度 環境,完善公務員績效評估、激勵等競爭機制。建立公務員體系與社 會人才體系的交流制度。爭取更多的特區公務員到內地和國際組織、 機構任職。

第三、強化公務員在職培訓。制定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的培訓方 案,發揮高等學府作為政府培訓基地的功能。

第四、公務員團體應明確定位,勇擔責任。發揮溝通公務員與政府、與市民的橋樑作用,協助消除各種矛盾;應有更多的公務員團體 成為參政團體組織公務員積極、理性地參政議政,提出優化施政以至 促成善治的建議,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共建特區。

四、政治文化與政治人才的發掘和培養

澳門政治文化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它以"愛國愛澳"為核 心價值觀,具有開放和兼容中西的特徵,近年產業經濟的發展也推動 著澳門傳統文化向現代化模式轉型。澳門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和適應

性,促進了澳門優秀政治人才的培育和成長。然而,人治觀念、傳統 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封建殘餘影響以及博彩業急速發展所產生的負面 影響等因素,亦對澳門政治人才的成長帶來了一定的制約與負面影 響。

我們認為,可從四個方面創新政治文化,促進政治人才的發掘和 培養:

第一、進一步弘揚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理念。

第二、創新文化,樹立科學的現代人才觀。其一,確立德才兼備 的人才觀,把道德標準、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作為衡量人才的主 要標準;其二,確立制度伯樂的觀念。優化現行的舉薦方式,引入自 薦方式,通過觀念和制度創新,制定法定選才的制度和程序,由制度 擔當伯樂,通過法定的制度和程式選拔政治人才。其三,確立百駒競 走的人才觀。我們認為,政治人才應該在眾多的人才中通過層層競爭 選拔脫穎而出,應經得起激烈競爭,亦應經得起摔打考驗。應當堅持 任人唯賢、唯才是舉,按照各類人才成長規律和不同特點去識別和使 用人才,把實踐作為衡量人才的根本標準,增加政治人才成長和選拔 過程的競爭性,增加政治實踐機會。

第三、加強法治文化建設,營造有利於人才成長的社團文化。參 政社團要加強自身建設,政府則可通過相應的政策和措施,推動社團 加強文化建設,形成具有活力、創新力和社會凝聚力的社團文化。

第四、促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政府和全社會要鼓勵青少年形成

科學人生觀、價值觀、生增強使命感和責任心、自覺地把實現個人價 值的努力同實現國家和澳門特區的繁榮發展的奮鬥緊密結合起來。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五、政府人才戰略以及政治人才的發掘和培養

在我們的調研過程中,不少社團人士和社會精英均希望,政府能 牽頭研究和實施人才戰略,促進政治人才的發掘和培養。特區政府的 確已著手解決澳門政治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採取了不少有利於政治 人才成長的措施,但在推在如何把發掘和培養政治人才的政治認識和 責任,轉化為具體的施政安排方面,仍存比較明顯的改進空間。

我們認為,為確保"薪火相傳"的落實,應著手構建新時期的澳門人才戰略。

首先,我們應明確戰略目標和基本思路。明確發掘和培養造就一 批能確保 "一國兩制"政治系統順利運轉、能完成愛國愛澳"薪火 相傳"的高素質政治人才的戰略目標;明確在推進整體公民參與的同 時,實施與民主發展並行不悖的精英政治的基本思路。把物色和培養 一批政治精英,作為澳門"一國兩制"社會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 素。

其次,制定系統的人才政策和充分的配套措施,建立健全科學的 社會化的人才評價機制。政府應率先建立,並鼓勵支持民間建立,以 公開、公平、競爭、擇優為導向,有利於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充分施 展才能的選拔任用機制。

第三、制定實施科學嚴謹的工作機制。建議考慮完善或建立向特 首直接負責的部門,強化其統籌功能,加強其與各司在相關工作方面 的統籌、協調和合作,大力支持和配合社團開展深化參政人才發掘和 培養的工作。

以上是就課題組有關澳門特區政治人才問題相關研究成果的介 紹,希望抛磚引玉,促進社會各界的關注、思考,以期更有效地推進 澳門特區政治人才的發掘和培養,確保特區逐步走向"善治"之路。

Governance in an age of surprise Joshua Cooper Ramo

走向善治之

演講會發言彙編

PART 1: The Nature of the Age

Thank you. It i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Macao today. In the past few years of visiting Macao I have come to be quite fond of the city and always more aware of its tremendous importance to China. I am very grateful in particular to my friend Lionel Leong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event and giving me the chance to speak.

Several years ago, I was visiting Beijing with my boss, Dr. Henry Kissinger. As is often his habit on his visits to China, he likes to visit with friends of his that he first met back when he traveled to China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nearly 40 years ago. On this particular trip we went to pay a visit to Hong Hua, one of the great Chinese diplomats of the Mao era and a tremendous intellectual and thinker. Hong Hua was 95 years old when we went to visit with him – Kissinger, at the time, was a very young 84 years old.

As we sat down to tea, the two great men began a conversation



about how it was that each side, the American side and the Chinese side, had calculated that it was in their interest to begin an opening to China. Kissinger spoke about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Cold War, the American withdrawal from Vietnam and President Nixon's strong personal sense of a desire to open to China as an historic obligation – assuming such a move could be made consistent with US global strategic interests.

Hong Hua said that the Chinese side had made similar practical calculations. But he also added a very important insight. He said that unlike American policy makers, who many times simply begin with a goal they wish to accomplish and pursue it independently of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has always been guided by a key idea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whole situation before acting. Hong Hua said that Mao and Zhou Enlai had made a careful study of what he called, "The nature of the age" before deciding to act. This was a habit of thinking that had marked the actions of the leaders back to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Shanghai and had guided them through their ascent to power. But Hong Hua made the important point that it is unwise and really impossible to act effectively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age. To act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world we live in, simply focused on what we want and not what the nature of our age demands and encourages us to do, is both foolish and dangerous.

What I wish to speak about today is the nature of our age and how it affects governance. I believe we are living in a period of profound and significant shifts in international power. I don' t simply mean the shift of power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but rather the more complicated idea that the underlying physics of power itself is changing in profound and irreversible ways. Certainly this has been quite clear in all that has happened in our world in the past year. My Chinese friends in Beijing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habit of describing the events of September 11th, 2001 and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which occurred on September 14, 2008, using the same phrasing: 9/11 and 9/14. This is something few Westerners do, since they don't see the profound connection between 9/11 and 9/14. The obvious and easy conclusion would be to say that they mark a shift in power away from the U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significant occurring, which is that they actually mark a more dramatic change in how our world is now working. And it is this that I wish to discuss today. What is it we can really learn from 9/11 and 9/14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our future and for how we think about governance.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It is my contention that what these events mark is a world order that is exploding in complexity so rapidly that it defies our old ways of acting and demands new ways of thinking. It has the effect not only of making our old ideas wrong but in many cases making them dangerous. I call this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What do I mean by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Well, the first thing I mean is that all you have to do is read a newspaper every day to see that things that once seemed unimaginable are happening all around us. For example, a year ago no one would have said it was possible for the US economy to collapse so quickly or to loose 600,000 jobs in a single month – but this actually happened for several months in a row.

If we look at the unemployment numbers in the US, we not only find that they are growing fast – but that they are growing faster than any one anticipated. They have passed the "worst case" predictions of the congress of the White House and eve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which predicted a "worst case" of 8.3 perc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ress testing" the American banks before the government assistance program was passed. In fact, we passed most of these numbers in the spring. So we can see one thing that happens now is that the world surprises even the experts.

This is true also in terms of the unthinkable scale of financial losses in the US. And it is not only true in economics. It is also true if we look at areas like international affairs. Take the case of North Korea – a country with 22 million people, largely living in poverty, which was able not only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but to keep developing them even in the face of incredible pressure from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走向善治之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But when I say this is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I also mean something else that is at once more dangerous and more complicated. It is that our best ideas, our best minds, when given problems to confront often not only fail, but their solutions make the problems much worse.

An example of this would be the American war on terrorism. On 9/11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ere only a handful of known Al Qaeda terror cells. But three years later, after the most expensive war against terrorism in human history, there were more terror cells and the terrorists had become more dangerous. So this is a crucial feature of our world, that our leaders often mis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ey are facing and they use old approaches to try to deal with them. The result is that the situation gets worse not better, that they end up further from their goals rather than closer to them.

The clearest example of this is probably in financial markets. Many of you will recall about a year ago when Alan Greenspan,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US Federal Reserve, testified to the US Congress that his ideas about how the world was supposed



to work were not working. He said he was "shocked" by what had happened in global markets. This is a very clear marker that we are living in a revolutionary age: when the great figures of the old era are discredited and proven wrong. This happens in every revolution. And it is because old leaders may have been very brilliant in one way of thinking or in one era, but they simply cannot manage when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ideas and language of a new period. Usually they fail to make the leap from one way of thinking to another and this has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This is a very clear sign that we are living in a revolutionary age. It is as true for Chinese revolution or Russian ones or American ones: revolutions destroy old heroes many times. But 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revolutions don't only demolish the old order. They also create new heroes and new champions and new fortunes and many new opportunities. So governance in a period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s not only about being defensive to avoid the dangers of a revolution – it is also,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a developing country like China, about finding ways to grab and to us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a revolution presents to you.

PART 2: What Is Happening?

So what is happening that is causing this effect? I spent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spending time with people who were doing very well in this revolution, whether they were investors or military figures or innovators, to learn what was happening and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And I want to tell you some of the lessons I learned. But first we should discuss why this revolution is occurring and why it is unstoppable.

走向善治之

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The first thing that is happening to cause this is an explosion in the number of actors in the world. By this I mean of course we have more people on the planet than ever before. The population of the planet will grow from about 6 billion to 9 billion people between now and 2035. And most of these new people will be born into very bad conditions that they want to change, so this is already a source of instability. They will not only want to change, they will need to move, to shift how and where they live and they will put tremendous pressure on global natural resources.

But it's not only that we will have more people. It is that they will be grouping together in many more complicated ways. They will form new organizations, new political groupings,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new financial forces. Ninety percent of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ere created in the last 10 years. Fifty percent of terror organizations emerged in the last five years, as did fifty percent of hedge funds – both groups that see a real benefit in creating volatility and disruption in the world.

And this process of creating more actors is really unstoppable. It is driven by forces like urbanization, for instance. You can see it in looking at what happened in a city such as Shenzhen between 1986 and 2006, a very rapid increase not only population and urban density but, along with that, the creation of all kinds of new urban groups: new school organizations, new political interests, new economic groups, new social gatherings. Urbanization is something that helps accelerate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our planet. And it is unstoppable. This year we will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more than fifty percent of people on the planet living in urban areas. This is a real milestone in our global history. And you can see why such a complex system will require new thinking about governance.

One result of more complexity is that it makes the system more unpredictable and harder to understand in the past. At first this is a terrifying conclusion. As our world gets more complex it gets in some sens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manage and even harder to predict. But this is a phenomenon we have seen elsewhere, I would say most notably in the sciences in the last century. One of the discoveries of physics in the last century was that old ways

of thinking, ideas largely consider part of Newtonian mechanics, were not enough to explain what was happening inside systems on the sub-atomic level. So this required the invention of a whole new kind of science that began with 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 but came to include ideas like 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or Neils Bohr's model of the atom. What these all had in common was they accepted the idea that complex systems are much harder to predict exactly. This was very hard for science to accept. Einstein once said, "God does no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 to express his skepticism of this - but even he eventually came to accept that a consequence of his theory was this emerging unpredictability. Neils Bohr, another famous physicist, once said, "If quantum mechanics hasn't deeply shocked you then you haven't properly understood it." Well, I think the same is true for our world today. If you haven't been shocked by what Hong Hua would call the nature of our age, then I don't think you've properly understood it.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One way to think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sort of world is to use a model from chaos theory in physics. This is the idea of what is called a "sandpile effect" which describes a system that scientists say is "organized into instability." Let me tell you what this means. Imagine that you had a machine in a laboratory that could drop sand grains one after another onto a small plate. Over time, these sand grains would organize themselves into a nice neat little cone of sand. But eventually the sides of the pile would



grow so steep that they would start to have little avalanches, sand would start sliding off the sides. But the problem of the sandpile is that you can never predict when these avalanches will occur exactly. Sometimes you can add a thousand grains of sand and nothing happens. Sometimes you can add just one grain and you see the pile will have an avalanche. Scientists call this a "nonlinear" system because there is no reli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The system is so complex that it cannot be modeled using traditional approaches. After all you have millions of sand grains pressing on each other in ways that you cannot really model with even the smartest computer.

This is what our world looks like today. It is a system with millions of interconnected pieces, all interacting in ways we cannot quite predict or understand. And this means that complexity and surprise are inevitable. Every day our world gets more complex: more people, more organizations, more ideas, more financial products. All of thes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change and shift in ways we cannot predict. And this happens at a faster pace every day, the system is now evolving far faster than it ever has before. Which means we can't predict or control it. So this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has changed: more actors mean a more complex system.

The second thing that has changed is that all of the actors we have in the system now have more choice and opportunity

available than ever before. This is obvious to anyone who has seen what has happened in China over the last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But it is part of a much more important global trend. One question we often ask in China is: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modern?" Really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e modern" and "modern" and how would you define something as "modern"?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Well, this is not easy, but one good answer would be to say that to be modern is to have the ability to determine what you want to do with your life and then follow that ide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 and for most people on the planet still, where you were born and who your parents were determined what happened with your life. In every generation there were a few people who were lucky or rich enough to escape this trap of having your life determined by geography or by who your parents were, but this was a very small number. This was a pre-modern way of living. Where you were born determined what you di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This began to change wi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gave people a little more flexibility. People did not have complete control but they could at least move a bit more, go to work in factories instead of being tied to the land. They became part of a giant industrial machine in a way, which gave them more options but still not complete freedom. But what is happening now is



that people can do more and invent new ways to live. This is what it means not only to be modern but to be post modern, this ability to decide what you want to do in life. And this of course produces all sorts of surprises. When we let people do what they dream they will often do things that we could not imagine in advance. And this can be very exciting. But it also leads to the creation of new concepts.

In our old – particularly our Western way – of thinking, we say history as evolving on a straight line. But now the world is more complicated. From a government perspective it means that the world is not converging on a single "right" system for organization but rather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of evolving. In the area I spend a lot of time on – international affairs – this poses some real challenges. It also creates challenges for US – China relations of course. It is so vitall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that the US and China be friends, but the challenges we now face will also get more complicated as each system continues to change. The world is filled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now, different choices that individuals make about how to live, and any number of other new and innovative ideas. So this is another level of complexity we have to deal with.

And the third change I want to highlight is that we are all, of course, more interconnected than we have ever been before. We usually think of networking as a good thing – and generally it is.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more efficient networks are the more exposed to risk we all are. We saw this with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here many years of effort to create more efficient financial markets simply meant in the end that we ended up with a more efficient system for spreading disruption. And this is true in transportation or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s well. The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e all are, the more risk we face. This is challenging because many of these risks come from things that we want and need to be modern. We want financial markets or bio engineering or airplane networks. Not only do we want these things, we need them. But the more efficient and developed these systems are the better they are at spreading risk around. So this is another reason we have to change how we think about governance. Events that happen anywhere in the world can now have a more direct impact on us than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or bird flue are very good examples of this. But if you are trying to govern a community or a business you now have to realize that the problems you face are not only the ones immediately in front of you but also those that are far away that can become important because of networking.

25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PART 3: Looking at a Complex World

So how can we best deal with this? Well there is one particular idea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actually comes from some very old Chinese ideas that I think is quite appropriate here and suggests some ways in which I think traditional Chinese ways of thinking can be very useful for the future of governance.

One thing I have tried to examine is why it is that some people do well during revolutionary and unstable periods and other people fail. What are some of the traits of organizations that survive and thrive. This is that they tend not to look only at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accomplish but are constantly thinking of new ways to combine and use ideas in a fresh way.

One way to think of this is what is called "the new math" which is the idea that often in our world today we combine things together that independently may be harmless but when mixed together produce something that does have an impact. The phrase"new math" comes from research done about how combining containers from a coffee shop with ordinary orange juice can produce something that causes cancer. But we can think of many other examples: combining hedge funds with home mortgages produces a financial crisis; or combining Islamic fundamentalism with jet airplanes produces 9/11.

And sometimes these combinations are good and sometimes bad. When you give a cell phone to a farmer, for instance, you allow him to become much more efficient. When you give it to a terrorist, however, he can use it to make a detonating device for a bomb.

走向善治之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So spotting these kinds of combinations requires a very different way of seeing, it means looking around you all the time and not simply focusing on a particular aim. So if you have a goal that is, say, turn Macao into an entertainment destination or raise rural incomes or fight corruption – you can't really achieve these only by aiming at the goal.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context in which this happens.

For much of the last decade, the 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 Richard Nisbett has devoted a large part of his research to the question of how our cultural backgrounds condition the way we think. Nisbett dates his curiosity about the subject to a debate he had with a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 "The Chinese believe in constant change," his student told him, by way of possible explanation. "Westerners live in a simpler, more deterministic world. They think they can control events because they know the rules that govern the behavior of objects." In late 2004 Nisbett gathered a group of fifty graduate students. Half of the students had been raised and edu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half had been raised in China. When they arrived Nisbett



connected them to a device that would track the movement of their eyes as they looked at a picture. He then flashed pictures in front of them one after the other. The students looked at the pictures for about 30 seconds each. All of the pictures were similar in that they had a big object in the center and then a complex background: so they were images of a horse in a field for example or a tiger in a forest.

What Nisbett found was that while observing the images flashed in front of them, American students immediately looked at the foreground objects — the horse or the tiger, for example. And once they spotted that image, they spent the bulk of the time before the screen went white again looking right at it. The Chinese, by contrast, usually looked at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main object first, probing that "realistic complex background" of forest or field. They did look at the focal object, but for far less time than the Americans did

This is a reflection of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Because in Chinese ways of thinking the environment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shifting, there is a demand for constantly looking around. When you compare streets in New York and Asia, for instance, you see may more signs in Asia. Asians are better at absorb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m, for being aware of chang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governance. Usually we think of governance as being highly goal oriented. We think "manage the financial system" or "invade Iraq" or "ensure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all the issues around the main issue that can change the situation.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When you look at people who are successful in a revolutionary age they all have this habit of looking all around. Companies like Google are constantly searching for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new ideas. Biotech companies are looking for new ways to combine computing and biotechnology. The main breakthroughs that will occur in our future will occur because of people who have an idea to combine things that have never been combined before. This means if you have a job in governance you can't just look at your narrow area, you have to look much more broadly.

This is also important for another reason. As I said earlier, many of the threats we face today cannot be avoided. This is a new problem. For hundreds of years many of the biggest threats we faced could be named and understood and attacked or controlled. But today many of the main risks around us can't be attacked in this way. When you attack terrorists, they get stronger. There is no way to attack a financial crisis or a human virus or a dangerous computer worm. The old idea that you could plan for and deter these dangers is gone. Things like biotechnology and computers and financial products produce



tremendous risk. So what matters the most in this world is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events like 9/11 and 9/14 are not accidents. They are examples of the much more risky and complex world we live in. As a result everyone worrying about governance needs to be obsessed with resilience. Is your economy resilient to shock, to physical disaster, to social pressure, to resource shortage.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do your job and have a goal, you have to build a system that is capable of adapting to shocks because these shocks like it or not are a part of our future.

This is a very old Chinese idea of course, You can see it in places like classic shan shui paintings where the mountains are huge and the people are very small. The lesson of these images is very powerful: we need to constantly move our eyes around to look for signs of change and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as Huang Hua told Dr Kissinger and I, what matters most is knowing the nature of our age.

從香港經驗看善治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張志剛

一、香港是否達致"善治"

很高興今天有幸參加澳門回歸十周年專題演講會,我想藉此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經驗。我相信港澳之間密切的關係,香港的相 關經驗可以作為澳門的參考。"善"(英文譯文為"good"),在中國 傳統的四書五經中對"善"這個字的使用可謂比比皆是,但在中國文 化上,"善"字的含義比英文"good"的含義深奧很多。"善治" (英文譯文為"good governance"),可以理解為良好管治的後果或 者狀態,"止於至善,達到善治"是所有市民、政府都處於一個和諧 的狀態。

關於香港現時是否達到"善治"這個問題,我認為,如果採用上述標準,尚不能認為香港現時已達到"善治",現時香港仍需要在很多方面繼續努力,方能達致"善治"之狀況。

二、"善治"與人治、法治、良好管治的關係

有時,一些外國的學者或者議員會問我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否

成功?我通常會這麼回答:"那需要看你採用什麼標準,如果採用回歸前的標準,則可以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是成功的,因為1997年前我們對於"一國兩制"能否成功所擔心的情況,1997年之後幾乎都未曾發生,香港基本上可以保留回歸前的社會狀態以及生活方式不變。"

然而,現在香港面對的不是不變的問題,"五十年不變"如果簡 單演繹為所有事物五十年不變的話,這是不科學的。所謂的"五十年 不變",是將以前的社會制度按照現在的模式去發展、以應付未來的 挑戰,而不是所有的事情維持在1997年以前的狀況。現在香港要面對 的是發展的問題,而不是不變的問題。要不變很容易,但是不變不可 能維持"善治"之後果,也不能應付未來之挑戰。

香港和許多外國主權國家相比,有一點很不同。外國講究民主, 外國的"善治"常通過不斷地更換政府、更換政黨執政來實現。但是 外國民主亦有一個缺陷,即按照不斷更換政府或者執政黨之方式並不 能保證一定能達致"善治"之效果,而如果未能達到預想之"善治" 效果,則此時的責任將歸咎於選出這個政府或執政黨的人民而非該政 府或執政黨本身。

但是,現時香港面對的並非為不能更換執政者的問題,而是政體 本身的問題。香港的特首、立法會議員可以換,但是整個政體中有些 前提是不能更換的。比如"一國兩制"、由甚麼人執政這些都需要滿 足一些先天條件。例如,在外國,反對黨可以執政,但在香港,反對 派卻不能執政,究其緣由,不難發現那是因為二者有本質上的差別。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在國外,反對黨在野只是時間問題,只要贏了大選就可以執政,這只 是一個狀態的問題。而在香港,反對黨和反對派具有不同含義。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反對派與中共中央存在著基本矛盾。站在中 央的立場,中央不希望某一些不認同"一國兩制"或者中央主權的政 治人物構成主流政治力量(所謂主流政治力量主要指特首及立法會大 多數議員)。因為在中央看來,這些人是不符合治港條件的,所以無 論如何他們都不能成為治港的主流力量,但只要他們不做特首,在立 法會 面也不佔多數,中央是可以接受反對派作為一個制衡力量以少 數派方式存在。

在這種情勢下,香港將面臨多一重限制,而香港要達到"善治" 則需擔負更大的責任。因為,如果政府做得不好,反對派上台執政機 會就會越大,香港政府的執政壓力亦會越大。反對派通常採用不斷通 過對特首或政府的工作表示不滿,施加壓力並不斷要求更換特首進而 要求改變制度的策略,以達到他們最終可以上台執政之目的,然而, 到最後這只會令香港的情況惡化。香港特區政府要做到"善治"的壓 力比其他非"一國兩制"之下的主權國家壓力更大,所以如何令香港 人滿意並接受這個制度,而不給反對派上台執政的機會,這是放在香 港特區政府身上的一個額外責任。

三、回歸十二年的管治經驗與小結

香港特區政府在管治上要達到"善治"面臨兩大難題,一為建立

執政權威的困難。因為,如果建立不了執政權威,會令很多施政不斷 被人質疑。無可否認,英國政府統治香港的時期在建立執政權威上有 一定的成功,權威建立成功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利用香港人的恐共 心態,成功地令市民期望減低。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做了幾件令香港 人覺得是成就的大事。一是廉潔;二是包括香港地鐵、機場在內的基 礎建設。由此可見,港英政府亦是通過幾十年相對實在的實事建立了 在香港的執政權威。然而回歸之後,香港特區政府並未作出一項被多 數市民認同的大成就,故未能成功建立執政權威,這也令特區政府在 執政上處於比較不利的狀態。

另方面,中央政策在香港也不能成為絕對權威,這點可能並非所 有人都認同。但實際上,從23條立法引起的政治風波、政制改革出現 的不同聲音為例,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在香港並未成為絕對權威,而 是可挑戰的。在這種情況下,令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問題更加困難, 進而帶來一系列的矛盾。

四、香港的最大潛伏政治危機

(一) 民主與愛國

在香港,最大的矛盾是愛國與民主的矛盾,很多人認為愛國與民 主並非矛盾,認為愛國可以民主,民主可以愛國,二者並非對立面。 以香港民建聯為例,香港民建聯在直選中得到的選票及議席均多於民 主黨,但為何他們屬於愛國派,而不是民主派呢?因為一般人遺漏了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香港的民主派是有一個立場的即"反共"或者"抗共",所以在我的 理解香港民主派的全名,是民主抗共派;而民建聯是屬於民主愛國 派,二者不屬於同一個範疇。

(二)貧富差距

另外一個是貧富懸殊的矛盾,這與全球化背景有很大關係,1997 年香港回歸的時候剛好遇到全球化全力發展期,國內經濟產生很大香 港經濟衝擊,全球化的影響令香港特區政府的管制更難。

所以,建立執政權威的困難再加上愛國與民主的分歧以及財富收 入懸殊的矛盾這兩個香港管治大難題,令香港的情況越來越差。

然而,這種情況在1997前沒有那麼凸顯,而1997年之後,由於 整個特區政府處於一個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愛國與民主矛盾無法及 時調和等種種情況下,令特區政府過去十二年的執政出現了種種問 題。因此,如果香港要邁向"善治"之路的話,對於這兩大矛盾,即 使不做政策上的根本改變都需要做一個政策的應對,將矛盾控制、減 少,這樣香港才可以在大環境上解決管治問題。

五、現代社會的管治危機

在大環境之外,香港還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即"特區政府如何看 待自身的問題"。如果將特區政府與新加坡政府比較,可以看出,新 加坡政府執政意志較香港強很多,香港政府正慢慢流向一個事務性政

府。然而,當我們的政府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執政意識的時候,很容 易隨波逐流。

另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超極多元"的問題,這是個世界性問 題,"超極多元"是指十個人表達十二個人的意見。不難發現香港的 議員3年前和3年後表達的觀點都有所不同。以前人們相對容易形成 共識,但是現在有各方面的媒體、網上消息的傳播,導致很難形成共 識。在香港,這種情況更為明顯,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特區政府無 法推行政策,因為你無論做甚麼都得不到認同,而民意成了主流,然 而民意的變化快得難以捉摸,所以香港特區政府自1997年成立到現 在,沒辦法去適應一個全新的政治環境。

我曾對很多媒體及民主派的朋友表示,有些人希望2017年就要實 現普選,但是我們反對盡快普選,原因並非我們不相信民主,而是我 們看到,香港特區成立以後,特區面對一個"超極多元"的政治化社 會,特區政府疲於奔命。如果,我們不是去想如何增強特區政府的管 治能力,而是反過來讓其面對一個更難處理的政治環境,我相信這並 非解決香港現在政治問題的一個好方法。

六、香港如何達致"善治"

面對現在這個情況,要解決並不容易,但也並非完全沒有辦法。 我亦曾向特區政府部分官員反映過,如果要切實解決問題,只有通過 特區政府切實積極的努力了。事實上,現時只有特區政府有能力可以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扭轉這個巨輪。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一年的可控資源包括稅收二千 多億,正式與非正式雇員32萬多人,香港政府具有扭轉這個政治狀況 的能力;另方面,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是不能直接插手參 與香港內部事務的,除此之外,我們看不到有另外的能力可以扭轉這 個逆勢,所以,要扭轉這個政治狀況只能靠香港特區政府自己。

我相信特區政府要做的有兩大範疇:一是善良的執政意願,很多 人批評台灣的李登輝搞台獨、賣國,但是他有一句話說得好即:"民 之所欲,常在我心"這與國內的"以民為本"有相近意思。"民之所 欲,常在我心"就是指人民的想法常常縈繞在我心頭,即使現在不能 完成人民的想法(意願),以後也要想方設法完成。特區政府的執政 意志,即究竟政府希望通過執政為整個香港帶來些甚麼?

英國人統治香港時期的成就還有很多,例如香港公屋建設,現時 香港有一半人住在公屋,這是全世界第一個地方能夠做到的。談到 "居者有其屋"不禁讓我聯想到著名詩人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 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是我們中國文化很崇高的理想,那就 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家。香港的居住分佈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很多高 尚住宅區都有居屋,何文田有居屋,渣甸山有居屋,赤柱也有居屋, 我相信這是刻意安排的,這 說明了不是只有一小部分的有錢人才可 以有好房子住,普通人亦有機會,這其實也是疏導一些不同階層矛盾 的良好方法。

我們需要知道大多數人心裡想法,然後每兩件事,每兩件事的做 好,那麼你的執政權威就可以慢慢建立起來,社會矛盾也就有機會慢

慢地疏解,不至於最後非要反對派上台執政,才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另外,除了要有良好的執政意願,知道民之所欲為何之外,香港 特區政府真的要加強的執政能力包括擴大執政基礎的能力。香港的公 務員存在某些問題,其中一項是他們比較傾向執行的可靠性,香港公 務員在執行的時候常常想有否法律支持和人力支持,對於容易執行的 則較快執行,而對於難以直接執行的則會延後執行。

因此,如果依靠公務員去領導政府是越來越難回應市民越來越高 的要求,所以特區政府要知道並願意擴大執政的基礎,"善治"不單 要看官方意志,還要了解民意,知道非政府組織的想法,並願意與他 們分享某一些決策權,他們才會向政府靠攏。

然而,特區政府要擴大政治基礎,這是很艱巨的任務,當中說服 公眾的能力其實是香港從政人的弱點,特區政府政策常被人曲解。殖 民地時期的政府則無需這個問題,當時的政府有權威,政策可以直接 推行。

整個特區政府說服公眾的能力是個決定性的政治因素,如何能讓 特區政府加強說服公眾的能力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但並不是一個完全 解決不了的問題,其中一個方法,就將是過往12年的經驗扎扎實實 地總結一次,例如23條立法究竟為何演變成大風波需要總結。這就像 很多公司都有的公司聖經(public bible),以總結失敗經驗,我們的 執政者也需要總結過往政治挫敗的原因和經驗。此外,就像外國的足 球隊需要不斷翻看以前的錄影帶一樣,我們的執政者也需要翻看一下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執政綠影帶",看一下過去的十二年到底哪裡有失誤?第二方法就 是訓練香港公務員,通過訓練,教導其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以提 高其執行能力。

綜上所述,改變了這兩個大問題,我相信,即使不能解決有效管 治問題,至少也能舒緩矛盾,而不至於令情況惡化。我大概用我觀察 香港的經驗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謝謝各位!

中華體制 中國成功的原因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潘 維

在人民共和國六十華誕之際,一個內外"不平衡"的現象特別突 出。在國外是對中國國力高速增長的震驚,世界各國對中國發展經驗 日益好奇和尊重,中國國際地位快速躥升,以至"中美共治世界"的 論調大行其道。但在國內是黨政幹部政治理念的"多元化",官場綱 維明顯紊亂,社會矛盾越積越深,大眾輿論和社會價值觀碎片化,以 至知識界對國家前程普遍深懷疑慮。

從海外看中國,六十年至為成功。從國內看自己,前景堪憂。矛盾不可迴避,但成就也的確不是"粉飾"出來的。中華社會高速進步,六十年創造了近現代史上的世界奇跡,是事實。

西方的"國際社會"擁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20%以上。比起西方的進步,中國的進步更代表世界的進步。中華民族六十年兩代人的辛勤努力創造了強大和富裕的神話,也改變了世界格局,使我們有可能重新審視時下流行的關於人類進步的知識。

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國憑什麼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成就?為什麼我國

今日似乎深陷矛盾之中?

在筆者看來,答案在於堅持或者偏離"中國模式"。

為促進中國發展道路的理論概括,也希望促進"中國學派"在國 際學界的興起,2008年12月20-21日,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 中心在北大中關新園舉辦了本中心的第三屆年度研討會,主題是"人 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來自海內外四十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 五十多位專家以及來自數十位元新聞機構的記者出席了此次會議。學 者們從不同學科的視角討論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本書根據會議現場 錄音編輯而成,記錄了活躍的思想,還有身臨其境的通俗。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致力於為學者提供觀察與交流的平 台。中心每年就當代中國的重大問題主辦一屆大型研討會,邀請全國 各地的有關專家和海外華裔學人共襄盛舉。第一屆年會於2006年2月 18-19日在北京皇苑大酒店舉行,與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 中心聯合主辦,主題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會議論文集《社會 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已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第二屆年 會於2007年8月25-26日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行,主題是"三十年來我 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會議實錄《聚焦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觀》和會 議論文集《中國社會價值觀變遷三十年》已分別由三聯書店和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是第三屆年會的會議實錄。這次會議的論 文集《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亦已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同步出 版。本研究中心於今年8月29-30日舉辦了第四屆年會,主題是"中國 對外關係六十年"。

因為政府是極少數人管理全體人民的機構, "民心向背"是當代 所有政府生存的根本。然而,人民的利益和意願各不相同,政策法規 卻只可能是統一的,政府無法讓所有人滿意。所以,爭取"民心"的 政治主要圍繞平衡利益進行。

所有的政府體制都需要經受平衡社會利益的嚴酷考驗,即平衡局 部和共同的利益,眼前和長遠的利益,以及發展與秩序的利益。而 今,判斷這平衡是否出色只有一條標準: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有效地 維護和促進本國人民的整體福祉。

" 民意"來自對當前局部利益的直接認知。" 民心"就不止包括 民意,還包括對長遠和整體利益的間接判斷。損傷了當前和局部的利 益導致一部分人民反對政府;損傷了長遠和整體利益導致絕大多數人 民反對政府體制。

當代日本是個有趣的例子。日本政府領導日本社會獲得了極為出 色的成就,比如把人均壽命提升到83歲,在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 地區造就了世界上人均壽命最長的國家(人均壽命說明人民的生理和 心理健康)。然而,在日本的民意調查中,日本政府的支持率經常在 20%以下,在世界各國中屬於民意支持率最低的一類。日本政府首 腦頻繁變換,但能進入內閣的日本頂層政治家集團非常穩定,由一個 彼此有近親關係的小圈子組成。無論經歷怎樣的選舉,絕大多數頂級 政治家就出自這個小圈子。日本的極端例子說明,民意調查中的"民 意"與民心向背中的"民心"不是一回事。因為"得民心",日本的 政府體制非常穩定。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各國人民的具體情況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即政府體制 不同。世界上有眾多的政府體制,如伊斯蘭民主制,美國民主制,西 歐民主制,中國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這些體制 都是適應本地具體情況和外部挑戰的歷史產物,也都在不斷調適,在 全球的淘汰賽中求生存。

現實的世界上沒有盡善盡美的體制,每個現實的體制都有其優勢 和缺陷。

如果再抽象些,我們可以把利益平衡的手段分成四類。各種政府 體制都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綜合應用這四類手段。

- (1) 強力維護社會秩序(law enforcement)。這是最普遍,最 基本的手段,卻也是最淺薄的手段。正所謂"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
- (2)回應一時一地的民意(accountability)。這也是普遍不可缺 少的手段,但也不可靠。民意如流水,正如房客隨時可能 變成房東。
- (3)承擔對人民整體和長遠福祉的責任(responsibility)。這是 高難度的手段,卻是得民心的根本途徑。
- (4) 塑造人民的共同利益觀 (consensus building)。這是最複

雜、最高級的政治,是長治久安的根本,因為"利益"是 "建構"的,主觀的。

"中國模式"代表了一種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回顧六十年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國走出的發展道路不僅獨特, 而且成功。成功之處在於引領龐大的中華民族步入高速復興的軌道, 扭轉了近代以來積貧積弱,國際地位迅速下滑的趨勢,把世界上最大 的小農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生產基地。而且,中華取得如此 的成就沒有依賴侵略戰爭,不依賴在政治、經濟和思想上控制其他國 家的人民。

Ξ

甚麼是模式?與"描述"歷史道路不同,與總結歷史"教訓"也 不同,模式是對"成功"之路的"歸納"。

甚麼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是關於人民共和國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論解釋,即因果抽象。總結中國模式,前提是認同共和國的 六十年取得了成功。

中國模式從哪裡來?中國模式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來自中華 的百年奮鬥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還包括被消化為中華 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外來文明。中國模式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的延續 性。

有學人說,模式是固定的,中國的六十年是大變遷的六十年,而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且依舊處在變遷之中。"改革"方興未艾,何來"中國模式"?然 而,世界向來變動不居,正因為世界變動不居才需要理論知識。固態 的理論來自動態的歷史,解釋動態的現在,啟示將來的行動。換言 之,模式為現實提供定義,為比較提供知識,為未來提供指南。

世上各種"模式"此起彼伏,從來沒有永恆的成功。中國模式或 許也會因為中國未來的失敗而被淡忘。然而,總結今天的成功有助於 認識昨天的失敗,規避明天的失敗。"中國革命"的成功被概括為擁 有武裝鬥爭,群眾路線,黨的建設,統一戰線等"法寶"。背離這 "模式",中國革命就遭遇失敗。中國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國的發展 亦如此。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過了六十年,卻不能給人類貢獻 一點新鮮的知識?只有缺乏自尊才會如此斷言。

還有學人說,中國的發展成就是以巨大代價換來的,不足為他國 效仿,談何模式?總結中國模式並不是為了供他國效仿。中華文明是 取經文明,不是傳教文明。形成中國發展模式的歷史代價確實沉重, 但世界上不存在沒有代價的成就。美歐模式、蘇聯模式、日本模式, 也都付出了沉重的歷史代價。歷史明確記載著殖民戰爭,對印第安人 的種族滅絕,販奴蓄奴,兩次血腥的世界大戰,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 代中期還"合法"的種族隔離,更有延續迄今不斷的侵略戰爭。

更有些學人會說,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國的未來,何必費力總 結中國模式?在這些學人眼 ,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是失敗,後三十年 是成功,而從失敗到成功是因為"補課"和"接軌",因為扭頭走上 了"普適"的西方道路。這種判斷不僅淺薄,而且危險。迄今沒有哪

個後發國家成功地複製過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礎是侵略性的軍 事、政治、經濟機器。這個基礎,中國不曾擁有,也永遠不應該擁 有。中國的復興在於闖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幾代人前僕後繼,浴血 奮戰才完成的中國革命不能否定。忘記歷史意味著輕薄,篡改歷史意 味著背叛。

中國自古就是世俗國家,不依賴從純概念出發的邏輯思辨,而靠 實事求是。近年來,因為迷信西學教條,中國出現了很多問題。正如 過去反對迷信蘇聯教條,今日中國的迫切任務是反對迷信西方教條, 防止洋教條把我國導入陷阱。

中國的成功挑戰了經濟學的"市場與計劃兩分",社會學的"國 家與社會兩分",政治學的"民主與專制兩分"。總結中國模式能夠 提供新鮮知識,促進我國學界對本土文明的自覺,促進"中國話語系 統"的形成。在這個意義上,歸納中國模式將促進"中國學派"的崛 起。

抛磚引玉,在筆者看來,中國模式可以分解成三個子模式。由四 大支柱構成的"國民"經濟體現獨特的經濟模式;由四大支柱構成的 "民本"政治體現獨特的政治模式;由四大支柱構成的"社稷"體制 體現獨特的社會模式。社稷、民本、國民"三位一體",構成了獨特 的"中國模式"。

兀

經濟成就是中國成功最明顯的體現,也是中國模式的表層。

一切經濟模式都包含四個基本要素:勞力、土地(生產資料)、 企業、資本。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四大支柱"可以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這四大支柱是:

- 1. 國家對土地(生產資料)的控制權;
- 2. 國有的金融和大型企業和事業機構;
- 3. (以家庭和社區中小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勞動力市場;
- 4. (以家庭和社區集體中小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商品和資本市場。

這四大支柱是由"國"與"民"兩大部門構成的,故稱"國民經濟"。

1. 國家對不可再生的土地(生產資料)的控制權有如下功能:

47

(1)(通過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維持了中國農村社會的 穩定。

- (2)維持了人民對生產資料佔有的相對公平。
- (3) 維持了工業經濟的低稅率。
- (4)維持了工業基礎設施建設的低成本。
- 2. 國家擁有金融和大型企業和事業機構有如下功能:
- (1)使國家金融體系穩定、專注地服務於工業生產,防止金融 部門異化為獨立的吸金帝國,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國操 縱;還使國家擁有了實施市場宏觀調控的有效槓桿。
- (2)國有工業部門專注建設昂貴的、民營部門難以承擔的工業 基礎設施和高科技及國防工業,並建設和掌控擁有天然壟 斷性質的民用基礎設施以維持其價格穩定,還因此獲得與 西方巨大的寡頭企業競爭全球資源的能力。
- (3)組織建設了教育、科研、衛生、體育、文化等民營部門難 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門,使之迅速發展和繁榮。
- 3. 以家庭和社區中小企業為主體的自由勞動力市場有如下功能:
- (1)保障廣大勞動者獲得相對平等的就業機會。
- (2)保障勞力的低成本暨國際競爭力。
- 4. 以家庭和社區中小企業為主體的自由的商品和資本市場有如下 功能:

- (1)保障競爭的效率。
- (2)保障社會平等,維持了"富不過三代"的非階級社會傳統。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3)保障供應的彈性,以適應市場風雲變幻的需求。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佔經濟規模四分之一左右 的國有部門,另一部分是佔經濟規模四分之三左右的龐大民營部門。 "國"與"民"兩部分功能不同。兩大部門互為補充,互為支撐,協 調發展,是為"國民"經濟模式。

中國經濟模式是獨特的。國民模式不是蘇聯式的"產品經濟", 因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國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場經濟", 因為不以私有產權為基礎。國民模式不是西北歐的"社會市場經 濟",因為不支持高稅率、高福利。國民模式更不是德國和日本史上 的"國家資本主義",因為中國經濟沒有被少數大型私有企業主導, 大型私有企業也不是中國勞動力的主要僱主。中國經濟是"國"與 "民"相互支撐的經濟, 官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官民協作的國民經濟模式成功緩解了計劃經濟缺動力、市場經濟 缺情義、福利經濟缺效率的問題,空前地調動了全國工商業勞動者的 積極性,刺激了企業間的激烈競爭,帶來了物質生產的極大豐富,使 小農中國的工業化得以高速推進。

中國發生了經濟奇跡,對此世上少有異議。中國的經濟規模將在 年內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規模將在二十五年

內超越美國,若不出現大的波折,還將在本世紀中期達到美國經濟規 模的一倍。

可一旦開始解釋中國經濟奇跡,中國學界就會發生激烈爭議:中 國的經濟奇跡是改革開放三十年"撥亂反正"的成就,還是"人民共 和國六十年"的成就?直到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前,"私有化" 加"市場化"都是中國經濟成功的主流解釋。然而,對主流的質疑也 一直簡潔有力:世界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場制的欠發達國家多矣,繼承 了蘇聯的俄羅斯亦是一例,何以未見如中國般的成就?

從2008年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打破了對"看不見的手"的迷信, 也打破了對"國退民進"的迷信。回顧共和國的經濟發展,成就是 六十年的成就。我國的國有經濟部門創建於前三十年。在這三十年

,去掉194953年"恢復時期"的超高增長率,僅從1953年"第一 個五年計劃"開始計算,到1978年我國獲得了6.5%的GDP年均增長 率。這個出色的增長率構成了後三十年9.8%年均增長率的基礎。我國 的工業化政策是連貫的。經過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農 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家。因此,用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 是偏見,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見。確立了這個認識,才可 能概括中國經濟的成功,也才能診治私有迷信和市場迷信帶給我們的 病痛。

中國經濟模式上承兩千多年的自由小農經濟,下繼共和國前三十 年開創的國有和集體經濟,並汲取了當代西方左、右翼的理論和經 驗,是在六十年的痛苦實踐中磨礪出來的。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這個官民合作的經濟模式當然有缺陷,也說不上比其他模式"高 明",因為各國的政治社會歷史前提是不一樣的。任何一種經濟模 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在城鄉差距,在從南到北、從沿海到 高原的巨大地域差異下運作,都會漏洞百出,弊端叢生。

我想說明的是,任何經濟模式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具體的 國情條件使然,是長期"試錯"的結果。重要的是:中國的國民經濟 模式已經成型,是走向勝利的模式。中華一貫的思想方法是實事求 是。一部分學人指責中國搞資本主義,另一部分學人指責中國堅持社 會主義,可誰又能否認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在活生生的事實面 前,"進口"的意識形態概念就是如此的蒼白和尷尬。中國的成功應 當催生自信的"中國派"。

Ŧ

為什麼中國會產生官民分工協作的"國民經濟"模式?

中國工業經濟脫胎於自由的家庭小農經濟,中小型家庭企業佔中 國註冊企業99%以上,與西方和東北亞的大型壟斷企業形成鮮明對 比。自由自在,自給自足的中國傳統家庭小農社會天然不利於工業 化,由村民自組織起來改善村莊的道路甚至廁所都會十分艱難。解釋 中國工業經濟的落後非常容易,解釋其成功就不能不溯及官民合作。 "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工業的起點,就是官民合作的產物。

政府不受人民信任,官民合作就難有效果。對於絕大多數欠發達 國家,因為政府品質問題,官民衝突不已,工業化踟躕不前。拉美擁

有天然良好的工業化條件,但工業化進程卻一直在挫折中徘徊。工業 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工業的成功意味著競爭效率,效率意味著生產 規模和市場規模。地球上沒有哪個單一的國家擁有足夠大的市場來容 納任何一種發達的工業生產,哪怕是生產牙籤。有效率的工業要求昂 貴的交通、通訊、運輸等基礎設施;要求受過良好教育,懂得遵守生 產紀律,做事認真的勞動者;更要求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及支持工 業發展的連貫政策;還要求政府不以意識形態劃線,與全世界各國政 府和人民相互尊重,互利互惠。這些,中國都做到了。

中國官民合作的經濟成功顯然不可能脫離政治解釋。在筆者看 來,"民本政治"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中國模式的中間層。民本政 治垮了,國民經濟就崩潰。

所有政治體制都包含四個基本要素:政府與人民關係的主流意識 形態;政府組成人員的選拔方式;行使政府權力的主要機構;預防和 糾正政府錯誤的機制。



"民本政治"由四個支柱構成:

- 1. 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
- 2. 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
- 3. 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
- 4. 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糾錯機制。
- 1 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傳承了有三千餘年傳統的中國民本 主義理念。民本主義的含義簡單明瞭: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 在於承擔照看全體國民福祉的"責任",否則"造反有理", 政府理應被推翻。《尚書·夏書·五子之歌》說,"民可近, 不可下: 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尚書·周書·蔡仲之命》 說,"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何謂"德"?"聖人 無心, 以百姓心為心"(老子:《道德經》)。何為天?《尚書· 周書·泰誓》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聽自我民 聽,天視自我民視"。中華的"天命觀"認為,不為民服務 的政府,就不得民心,就理常被人民(天)所抛棄,人民造反 有理。《尚書·多方》記載的中國第一次"革命"就是成湯代 夏桀的"民主"革命。大約三千七百年前的夏代末期,當政者 淫昏貪財殘忍,戕害百姓,故"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 ("顯休",光明美好)與成湯,刑殄("刑殄",誅滅)有 夏, 代夏作民主"。而(周)文王修德獲天命, (殷)紂 王喪德失天下,小邦周能滅大邦殷。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

53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7.m 00

> 者失天下,是中國的民本史觀。民本主義成就了中國有朝代更 替,無政體更替,壽命長達兩千年之久的獨特政治體制。近代 以來,隨著西方觀念引入,市場力量的勃興,中國民本主義增 加了關於人民權力的思想。拋棄"皇家",由人民代表組成政 府,稱為"民主"。在民國,民本主義稱為"民生主義"。自 民國而人民共和國,民本主義稱"為人民服務"。當代民本主 義要求政府"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種 民本的權力觀、情感觀和利益觀底蘊極為深厚,是中國獨有的 官民"責任"關係思想,是官權正當性的根本,是中國萬世一 系的主流意識形態,早已融化到中華文化的血脈之中了。民本 的民主主義要求人民代表"公正廉明"地承擔起照顧"百姓" 福祉的"責任",與承認強勢社會集團"權利"的"西方民主 主義"有重大不同。對中國"百姓"來說,利益集團的"黨爭 政治"並沒有必然的正當性。黨爭之"黨",字面"尚黑"。

2. 強調功過考評的人民代表遴選機制傳承了中國傳統的"績優選拔"制度(meritocracy),即所有官員以考績入門,依服務人民的綜合政績考核升遷。我國黨政體系 的官員都需要經過 "績優選拔"的道道門檻。這是中國特色,與競爭型政黨政治 形成了鮮明對比。就功能而言,"績優選拔"保障政府既敏感 於民意,又承擔責任,承擔平衡眼前與長遠利益,局部與整體 利益,發展與秩序利益的責任。這不僅是個古老體制,就"得 民心"的評估標準而言較之競爭型選舉有更廣闊的與時俱進的 空間。當然,績優選拔制有賴政治集團支撐,政治方向不穩

定,績優制也無從穩定。

 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也是中國傳統。經績優制選拔出的中國傳統執政集團皆出於"儒門",奉"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民本道義為官場綱維。"十月革命"帶給 中國的是組織嚴密,紀律嚴格的"先鋒隊"。作為共和國政治 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不是西式的"議會政黨",而是具 有以下六大功能的執政集團。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 (1) 通過主導積極的思想鬥爭來保障穩定進步的政治路線。
- (2)以統一的組織路線保障政治路線的貫徹,維持全國行政統 一,政令通暢,維持績優選拔制度,拒絕血緣、地緣、裙 帶、派系的干擾。
- (3) 統一指揮武裝力量, 杜絕軍人幹政和軍事割據。
- (4)抵抗族裔分裂主義,保障遼闊的邊疆自治地區團結在人民 共和國旗幟下。
- (5)凝聚"統一戰線",促進各界、各族裔,以及海外華人的 團結和向心力。
- (6)維護中華的世俗政府傳統,抵制海內外宗教勢力分裂社 會,挾持政府的企圖。比起一般欠發達國家,上述六大功 能意味著發展的巨大優勢,也意味著一個擁有"先進、無 私、團結"三大特徵的核心執政集團不可或缺。

"先進"體現在中國共產黨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近期目標, 也體現在其光明理想,即"天下為公",環球同此涼熱的"大同世 界"。"無私"體現為執政集團秉承儒門的民本理念,"私志不入公 道,嗜欲不枉正術",追求公正廉明地為人民服務。"團結"體現為 執政集團擁有嚴厲的組織紀律,並嚴格執行黨紀。

如同傳統的儒門執政集團,現代中國的執政集團也會腐朽。中國 共產黨的團結和強大來自黨紀,而紀律渙散導致黨的墮落分裂,使中 華民族陷入政治混戰,乃至分疆裂土。因此,執政集團的"生命力" 在於不斷通過"黨的建設"維護其"先鋒隊"的精英性質。黨建的成 敗標準只有一個,就是制止黨的執政官員背離民本主義,貪汙腐敗。 黨建的不二法門是走"群眾路線",防微杜漸,讓普通黨員和廣大群 眾來監督執政官。

- 4. 中國的民本政治體制還擁有"分工制衡"的複雜防錯糾錯機制,與西式的"分權制衡"頗為不同。這個機制可粗歸為十類:
- (1) 民本思想對所有執掌行政權力者形成軟制衡;
- (2) 黨政分工形成精緻的雙行政體系;
- (3)中央與地方形成"條條"與"塊塊"之間的相互彈性約束;
- (4)任期與年齡規定構成執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

(5) 民主集中制漸成規範的決策制衡制度;

(6) 紀檢、監察、法院體系規範官員行為;

(7) 定期輪換和異地任職的傳統制衡制度至今仍在;

(8) 人大政協信訪等機構發揮著監督作用;

(9)有現代傳媒技術支撐的公共輿論和種種"內參"迫使行政 日漸規範和透明;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10) 各政府官僚機構的不同利益視角導致均衡和決策謹慎。

從功能上看,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 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指導核心執政集團,核心執政集團維持績優 選拔和分工制衡。抛棄了民本觀,後面三個支柱就會相繼垮掉。

從性質上看,中國政體不是西方議會政黨制,因為先進無私團結 的執政集團是中華政體的核心。能最強大的部分來自執政集團,最脆 弱之處也在這個集團。當這個集團先進、無私、團結,整個中華民族 就勢不可當。當這個集團喪失民本理念,官員謀私,渙散分裂,就會 脫離人民,導致 "群龍無首",一盤散沙,被人民推翻,直至誕生一 個新的"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

從歷史角度看,四大支柱明顯傳承了中華的傳統政治文明,民本 模式的土生性和傳承性遠強於外來性。六十年的歷史不算長,但其淵 源何止千年。中華歷史沒有被共產黨割斷,也沒有被傳入的西方文明

割斷。如同中國象形文字在電腦時代依舊生機盎然,中華政治文明也 代代相傳,生機盎然。

從結果看,儘管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但適應國情,並不"落後"於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六十年來,民本政體相當出色地滿足了"百姓"眼下和長遠的需求、部分和整體的需求,以及既要發展又要安定團結的需求。

多數決不是維護、平衡利益的唯一方法,而且從道義、概念、邏 輯上講都談不上"普適"。多數決有概念困境:反對票並未投給當選 者,當選者為什麼代投反對票的人民"做主"?多數決有道義困境: 為什麼少數要服從多數,為什麼一定要信奉"數量"決?多數決有邏 輯困境:若社會均分成兩個利益集團,50%加1票確為多數;若社會只 有一個利益集團,多數決就喪失了利益集團抗衡的本義;只要社會均 分為兩個以上的利益集團,多數決就 定成為絕對的"少數決",即 相對多數,絕對少數。於是,只好用"複決"制迫使社會"呈現"為 兩個利益集團。

換言之,多數決在邏輯上包含著自我否定的悖論。沒有對多數決 的制約,上述三大困境孕育失利集團的反抗。西方制約"多數決"的 手段是以司法獨立為核心的分權制衡,即不依賴選舉的"法制"。西 方法制與西方民主構成一對出色的矛盾均衡。西方法制加西方民主, 稱為"自由民主",是西方獨有的政治體制。

世界上採用"績優選拔"的領域遠超採用多數決的領域。經濟、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教育、科技、軍隊、醫療等領域都不用多數決。即便在政治領域,選 拔公務員和法官也不用多數決,聯邦制是對多數決的替代,聯合國要 是多數決機構早就崩潰了。多數決用於解決危機或僵局非常簡便。但 沒有必要神話這個產生"人民代表"的方式,製造思想僵化。依宗教 信仰把人類分成"基督徒與異教徒"兩類,是中世紀的蒙昧主義;依 是否有直選把世界分為"民主與專制"兩類,是新世紀的蒙昧主義。

政治問題的實質不在"遊戲規則",而在協調和均衡"利益"。 承認政府可以被社會利益集團分肥的制度並不普適,談不上普世的 "合法性"。世界人民不可能都同意實行多數決而忽略絕對多數相對 少數的"利益"。追求公正廉明地維護和促進"百姓福祉"的民本政 府也不"普適",而是來自缺少社會分化的特殊社會結構,以及這結 構沉澱出的特殊社會意識——拒絕強權政治。筆者對"多數決"會成 為未來"大同世界"選賢任能的手段深表懷疑。

常有學人雲,西式集團競爭型的政制比中式統一集團執政的政制 更支持社會"持久的穩定和秩序"。此說頗為可疑。中國政制曆兩千 兩百年,漢,唐,宋、明、清五大朝代即佔一千七百年,平均三百年 一朝。在這兩千兩百年間,西方連"文明"都"斷裂"了三次。近現 代史總共才三百年。僅在這三百年間,大英帝國從驟然崛起已然衰落 至無形,正所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美國內戰後穩定了一個半 世紀,尚僅及中國主要"朝代"壽命的一半。歐陸國家則在二十世紀 上半葉剛打完兩次"世界大戰",迄今方六十年有餘。更有照抄西制 的亞非拉地區深陷社會衝突乃至戰禍。由簡入奢易,由奢入簡難,人

性如此,是興衰的緣由。宇宙尚有壽命,何況"國族"?天下大同, 興起"世界政府",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談"延壽之方"是科學; 談"跳出"興衰迴圈的"根本"途徑是神學。

中國革命的幼稚時期曾接受"共產國際路線",導致了慘痛的失敗。全盤接受"西方民主教",另起爐灶搞拆故宮建白宮的"政治體制改革",鼓吹黨爭,會大幅降低我國政府的品質,無中生有地製造社會分裂,導致政治倒退(political decay)。審視大中華區各政治實體間的共同點和差異,我們可以檢驗上述結論。

			1		
		先鋒黨	選舉政治	行政主導	法治
中國大陸		有 (共產黨)	弱	有	弱
新加坡		有(人民行動黨)	弱	有	強
臺灣	過去	有(國民黨)	弱	有	弱
	現在	無	強	無	弱
香港	過去	有(" 英國黨 "*)	無	有	強
	現在	無	趨強	趨弱	趨弱

大中華區各政治實體間的共同點和差異

* 香港過去有強有力的執政黨,可稱為"英國黨"。英國政治統治的強力 機構是"政治處"。"政治處"的背後是英國"軍情五處"(MI-5)。

結論有三條: 第一,強大的先鋒黨是根本,能維持行政主導,建 設並鞏固法治。第二,西式的競爭型選舉政治能分裂執政黨,摧毀行 政主導,削弱法治。第三,與新加坡和香港政體相比,中國民本模式

的法治不夠健全。

從可持續性上看,如果中國共產黨能避免落入台灣式的選舉陷 阱,厲行法治,走群眾路線制止腐敗,民本模式可望完善、持久。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六

為什麼中國會出現超黨派的"民本政體"?中國"社會結構"和 "社會意識"的特異性質大概是迄今最有效的解釋。先進的執政集 團,績優選拔制,分工制衡制,皆誕生於中國獨特的社會結構和社會 意識。

中國傳統社會由獨立、自由、自足、平等的小農家庭構成,沒有 催生西式的階級或社會利益集團,也就沒能催生集團政治意識,或稱 "強權政治"意識。集團利益和基於集團利益的集團政治在中國意識

缺乏支撐。中國的現代工業主要由家庭企業和國有及社區集體企業 構成,也沒能催生西式的現代利益集團和普遍的集團政治意識。親 民、公正、廉明的政府才是正當的。

中國的社會特徵催生了一個獨特的社會組織體制。社會體制是中 國政體獨特性的直接原因。反過來,中國政體的品質也為中國社會體 制的品質提供保障。筆者稱中國當代社會組織模式為"社稷體制"。

"社稷"初指"民以食為天",拜五穀神的廟堂,後亦泛指官民 在利益和意識上的統一體,介乎"民"與"君"之間。孟子說,"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稷不同於西方的"國家與社會"兩 分。社稷系於物質福祉,亦系於倫理精神,較適合描述中國官民互動 的"責任"機制。在社稷中,官與民不是所謂"國家與社會"孰大孰

小,孰強孰弱的關係,而是魚與水,骨與肉的關係。官民之間離心離 德,社稷就分崩離析。

國民經濟是中國模式的表層,社稷體制是中國模式的核心層,民 本政治居於兩者之間,是關鍵層。社稷是民本的源泉。但"民本"政 治垮了,"社稷"也會分崩離析。

所有社會體制都包含四大要素:社會的基本單元;社會的組織形 式,社會組織的精神紐帶,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關係。



中國社稷體制由四大支柱構成:

- (1) 家庭而非個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
- (2)(以家庭為單元的)平等的社區和(工作)單位構成 了中國的社會網格,與西式分層的"市民會社"(civil societies)大為不同。

(3) 社區和單位與"條條、塊塊"構成的行政網格天然重合,

在基層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彈性、開放的"立體網格",即社稷。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4)家庭倫理觀滲透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的邏輯。

- 組成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家庭",而不是有階級或利益集 團歸屬的"個人"。家庭固然也是世界多數社會的基礎單位, 但中華的家庭不僅是基本人倫單位,更是基本經濟單位。家庭 不僅哺育下一代,下一代還承擔反哺上一代和更上一代的物質 和精神責任。歷史上,中國擁有獨立自由的家庭小農經濟。而 今已是工業時代,但家庭經濟卻依舊。在農村,50%的人口 仍然靠耕地的"家庭承包制"生活。在城市,工商局註冊企業 99%以上是"家庭企業"。在中國,家庭的影子彌漫在整個社 會,正所謂"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中國官場的腐敗, 多半是為了子女前程;而西方的腐敗則主要是非法向自己代表 的集團輸送利益。
- 中國的家庭當然是組織起來的。但構成中國社會組織的基本形 式不是"市民會社",而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城鄉社區及工作 單位。換言之,中國社會不是市民會社的集成,而是社區和 單位的集成。擴大的家庭就是宗族;中國的社會組織原本是天 然的聚宗族而居的社區,即村莊。今日農村社區依舊滲透著血 緣紐帶。自城市勃興為經濟生活的主體,工作單位天然成為組 織城市家庭的主要形式。城市社區也是城市家庭的重要組織形 式。徵兵退伍,環境衛生,城市秩序,扶危濟困,副食供應,

7 m

基礎教育,文體設施,等等,都倚重社區。如同鄉村社區,城 市社區和單位是百姓組織公共生活的基本載體。西方的"市民 會社"基於階級利益分化,是利益集團的主要組織形式。中國 的社區和單位與階級或利益集團的關係不明顯。因此"市民會 社"遠不如在西方重要,多半是娛樂類的團體,不是人民公共 生活的主體。中國也有大型企業,但多屬國有,談不上利益集 團,更不可能催生倡狂的"合理合法"的西式利益集團政治。

3. 社區和單位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網格,這個網格天然與政府 的管理網格重合。中國自古就有政府與社區相互依存,相互支 撑的傳統。在現代中國,政府的層級分為縱向和橫向兩類,即 " 條條與塊塊 " 。 社區被 " 條條 " 覆蓋 , 村莊和城市居委會 均受鄉鎮和街道行政縱向管轄,較高層級的條條協調更多社區 集群間的利益。專業的單位被"塊塊"覆蓋,城市的企事業單 位都"掛靠"在某個"塊塊"上,接受某種程度的行政管理, 大塊塊覆蓋眾多小塊塊的利益。於是,中國的社會劃分與行政 劃分大體重合,形成了社區和單位依行政條塊劃分的"立體網 格",即社稷。社會網格非常開放,家庭在其中自由流動,支 援極快的社會流動速度。邊緣擠入中心,中心流至邊緣的奇聞 俯拾皆是。"破落"與"發達"之間往往僅一步之遙,呈現相 當的自由乃至"混亂",以至於體面的地方常有不體面的人和 事,不體面的地方也常有體面的人和事。不過,由於社會網格 被行政網格覆蓋,立體網格擁有平衡自由與秩序的彈性,使中 國社會"亂中有序"。在危機之時刻,中國的立體網格具有強
大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比如2008年大地震中體現的強大動 員組織能力。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4. 與西方個人與神, 個人與團體, 個人與國家的契約觀念非常不 同,家庭組成社會,家庭的責任倫理觀就主導社會組織和行政 管理的倫理。什麼是中國的家庭倫理觀?"父慈子孝"——家 長有不可推卸的照顧家庭成員福祉,養生送死的"責任";家 庭成員則要盡忠孝的"責任", 齊心協力去發家致富。既然父 母望子成龍,子女就要出人頭地,以"王侯本無種,男兒當自 **強"的競爭精神去"立德、立功、立言",光宗耀祖。不同於** 強調個人自由權利和法權的西方 , " 捨己為家 " 是中國社會倫 理的楷模。 南懷瑾先生以 " 精神十字架 " 概括中國人的家庭倫 理觀,即以自己為中心,上孝父母而及於天,下愛子女以垂萬 世,旁以兄弟、姐妹、夫婦而及於朋友。社區和單位以家庭為 基本單元構成,家庭倫理觀就滲入社會組織的邏輯。又因為社 區和單位與行政條塊大體重合,家庭倫理觀也就滲入行政管理 的邏輯,特別是在社會網格與行政網格相互嵌入的結合部—— 在基層政權。家庭倫理彌漫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的邏輯,就類 似西方曾經的"政教合一"。換言之,"修身、齊家"的"內 聖"自然延伸為"治國平天下"的"外王",故歷朝皆稱"以 孝義治天下 " 。 西方法律主義傳統深厚 , 而在中國 , 食洋不化 地死扣法條 , 搞法條主義 , 就可能激起民變。

冒昧以下圖演繹"中國人的精神十字架"概念。



西方的市民會社與中國立體網格式的社稷都使得社會有組織、有 秩序。但不同之處也很明顯。市民會社由個人構成,社稷由家庭構 成。市民會社的基礎是階級和社會分層,社稷的基礎是平等的社區和 單位。市民會社的內外紐帶是法權,社稷的紐帶是家庭倫理。市民會 社是集團利益博弈的依託,社稷內的單位和社區也相互競爭,但家庭 為自身福祉"擇木而棲",自由流動。市民會社與國家有清晰的"群 己權界",維持權益爭奪的動態平衡,社稷官民一體、公私一體,維 持官民距離遠近的動態平衡。

走向善治之路

比起"國家與社會"兩分,社稷體制未必落後。個人至上比家庭 至上更先進?分為上、中、下層階級的市民會社比平等的社區和單位 更能鼓勵社會流動?契約法理比家庭倫理更公正可靠?國家與社會界 限分明比官民複合的社稷更自由?集團與集團鬥,社會與國家鬥,會 使中華的政府拋棄民本觀,背離人民,會使中華社會分崩離析。官民 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標,力氣往一處使,中國才能快速進步。

中西社會組織方式都是特殊的,我並不想分高下優劣,也反對分 高下優劣。我想說的是,因為歷史軌跡不同,以美歐社會模式衡量中 國社會進步的程度並不恰當。把中國社會分成"上中下"十多層,稱 佔半數中國人口的農民是"弱勢群體",誇張擁有某類財產的"中產 階級"的作用,等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解釋力是大可懷疑的。其必 然結論是要求中國社會以集團為單位進行博弈,要求利益博弈的公開 化、合法化,從而使"人民共和國"成為利益集團的共和國。就這個 意義而言,社稷立體網格的解釋力強於基於階級分析方法的社會學分 層理論。

七

綜上所述,筆者冒昧認為,中國模式三位元元一體,由民本政治、社稷體制、國民經濟三個子模式共12個支柱構成。

社稷體制塑造民本政治;民本政治保障社稷體制也塑造國民經 濟。亦可稱,政治模式是首腦,社會模式是軀幹,經濟模式是翅膀。 如此的中國模式,以較低的代價形成,後來居上,前三十年迎風破浪

"擊水三千里",後三十年駕著蘇聯模式和美歐模式兩股旋風沖天而 上。因其體量巨大,不妨稱之為"鯤鵬模式"。 鯤是《莊子‧逍遙 遊》中描述的一條巨大的魚;這魚嬗變為巨大的鳥,騰空而起,即鯤 鵬。據莊子說,這鯤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摶 ("摶",音義皆同"團")扶搖羊角("扶搖"及"羊角"為兩種 旋風之名)而上者九萬 ;絕雲氣,負青天"。



"人民性",即中華"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是社稷、 民本、國民三位一體的中國模式最突出的特點。由此,中國模式亦可 稱為"人民民主"。正因為人民性,以民為本,官民一體,國民一 體,共同努力,我國經濟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發展得更快、更平 穩。

走向善治之路

搞國家社會兩分,官民脫離,信奉法條主義,資本至上,喪失了 "人民性",我國就出現了成堆的嚴重問題,就呈現普通欠發達國家 的社會矛盾。

中國模式當然有缺陷,正如世界上的所有模式都有缺陷。然而, 中國六十年的巨大進步正是在這個體制下取得的。肯定這個進步,發 現這個進步的原因,是筆者總結中國模式的動力。

思想上的破與立是當代全球生存競爭的主戰場,思想鬥爭的能力 攸關中華文明的興衰續絕。思想戰線上的競爭有兩大任務:第一是解 構所謂"普世"價值,把一個藥方(由"民主、憲政"兩個抽象名詞 組成)包醫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是實事求是地總結中華的生存方 式,給出讓知識界信服的關於"中國模式"的闡述和理論解釋。一個 是破,破一個國際性的霸權話語系統;一個是立,在我國知識界確立 對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覺,也就是對中華發展道路的自覺。上述中國模 式就是在試圖總結中國的生存發展之道,挑戰了國家與社會兩分及市 場與幹預兩分的西式教條,更挑戰了民主與專制兩分的新蒙昧主義。

現代中國在劇變中。從1919年起,每隔三十年就出現一次大的 轉折。人民共和國已經度過了一甲子的歲月,來到了一個新三十年的 十字路口。在新的三十年 ,中華民族向何處去?是保持復興的強勁 勢頭,還是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東施效顰,拆故宮建白宮, 走向衰敗和被奴役之路?"正題"與"反題"的爭論方興未艾,"合

題"應在中國之路的種種 述之中。這便是我們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 研究中心召開這次"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研討會的初衷。



《走向善治之路》專題演講會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互動討論環節摘錄

- 與會者:剛才蕭志偉先生提到人才的問題,張志剛先生提及到回歸後 香港市民對香港公務員的評價和落差,我相信港澳或很多內 地朋友都很推崇香港公務員的制度,想問一下張生可否簡單 總結一下香港公務員制度的經驗或分享一下澳門附近地區的 經驗?
- 張志剛:簡單來講,我不認為香港公務員厲害,因為你用一百元買 一百元的貨品,用二百元就買二百元的貨品。香港公務員平 均工資可以吸引香港大學畢業生首20%,如果他們能成為公 務員那已經是素質的保證,這是毫無質問的。我剛才所說的 是,當你面對那麼複雜的政治環境,公務員通過的招聘、考 核、提升,和在這樣一個穩定的環境下,他們是否可以面對 如此複雜的政治環境呢?問題在這。如果只講公務員的招 聘,是絕對公平的,不會因為認識誰就能考到公務員,招聘 的程序上基本相當中立,所以招聘公務員方面從來沒有人質 疑。晉升方面,有些人有意見,但是大環境下因為有考核,

而考核存在比較多的主觀因素,不存在大的問題。整個公務 員隊伍從培訓、招聘到發展,可以在發展方面多做一些。特 別是公務員如何在新的環境,包括政治、科技、商業的環 境,香港公務員如何能在發展方面做的更好,在其他方面已 經做到九成。問題是我們現在給他們的考題都很難(深), 而且還越來越多元化,你讓他們如何答卷呢?因為他們除了 要處理公務員體制內的工作外,還要求處理公務員體制以外 的事務。

- 與會者:我發現您(Joshua Cooper Ramo)的演講非常有趣,我有一個想法,對於亞洲人的不時向西方學習,你對這樣的趨勢有甚麼看法呢?
- Ramo: 我覺得現在的挑戰是長期以來,中國希望向西方學習,就如 中國現在發現的一些問題,其實在西方來講,也是沒有一些 解決的辦法的。但是中國現在很多問題都是比較複雜的,西 方的想法也是不足夠的。所謂的後中國特色是甚麼呢?剛才 我也給您看了一些照片,那是一些中國城市化的情況。正如 您剛才提到,其實不是中國要向西方學習甚麼思想,而是要 看這些思想有甚麼改變。其實西方的歷史,他們很有自己的 想法,我們還是會跟著西方的方式走,也可能是源自於亞洲

農民的思考。我們也提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價值觀,西方和 東方的想法是不同的,但是我們是否可以將最好的東西加在 一起,或將大家的基本概念加在一起,我覺得在過去的我們 五十年的發展,是以西方為主導推進,當然,在中國也受毛 主席的影響。對於西方來說,他們向東方學習是很難的一件 事。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與會者:如何去善治,尤其在美國金融海嘯後,更多的專家提出,在 政權、金權、人權之間如何平衡,用中國的講法,人權就是 民權,在政權、金權、人權之間如何平衡達到善治。從這個 角度看,澳門、中國、香港、美國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問 題,在金權不影響政府變成小奴婢的情況下,政府如何保護 大多數人民,而民間的民權、政權和金權都有各自的空間, 而產生新的平衡。我希望來自美國、內地、香港的朋友都能 發表他們意見。剛才我們很好地分享了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 中國,對自己國家命運和自己民族自治的信心,如果是二十 年前我們沒有信心根本不會提出國民經濟,我們既然支持一 國兩制,那麼我們如何尋找自身的特點回應全人類所面對的 問題?

張志剛:這次出現的金融海嘯,其實暴露了美國過往認為是完美的制

度的一個重大弱點。另外,過往認為民主選舉是最好的制 度、自由市場是最好的經濟制度,所以我們要用盡一切的方 法去維持這些制度的運作,結果到現在,吹到人人得意的時 候,原來這套制度存在著如此大的缺陷,純粹的民主選舉和 純粹的自由市場可以讓全世界幾乎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如 何改善這個制度的運作呢?令貪婪和金權不影響到政權呢? 如何改善呢?我們不需要只聽美國過往經驗,因為現在證明 了是有問題並需要改善的。很多非政府組織、民間力量,他 們是有能力平衡最大財團基金,是否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選舉 有主導性呢?現在很多暴露出來的問題,很多事前已經有人 提出過,不過不被重視所以我們在制度上的建設如何改善, 世界其他地方應有更大的發言權。如果公民社會及時能在金 融海嘯爆發前有所回應,而回應是被重視的話,可能不至於 陷入這次的危機。

潘 維:我門在人權方面做得不好,首先我們說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權 問題,包括西歐和土耳其人的問題、波蘭的問題,還有少數 民族的問題,在美國,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我的感覺是, 在人權問題上,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進步是最快的。有的 時候,我們會把這個問題和其他問題混淆,是決策與合理發 出聲音的問題。似乎我們的學人,有知識的人特別愛批評政 府,批評政府的自由是應當有的,但是決策者永遠恆定是極

走向善治之路

少數人,如果說不能參與決策,意見不能被政府聆聽,就是 違反人權那是不正確的說法。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充分 認識到,中國近代的快速發展,不管是香港還是澳門的快速 發展是非常快的,這是一個對人權非常好的注腳,是世界上 的榜樣。我們沒有去佔領其他國家,去別的地方傳教,沒有 刻意讓別人接受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就做到了我們的快速發 展。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僅僅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批評來批評 我們自己,其實它不是我們大多數老百姓真正支持、關心的 事情;有很多人權的積極分子,我也尊重他們的意見,但是 他們的意見並不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不是老百姓很欣賞的 事情。

Ramo: 我覺得應該要從重點去說,為甚麼人權是那麼的重要呢?那 是今天的人權比較重要呢?還是比以前更加重要呢?我的觀 點是今天的人權對人來說比以前更加重要。那人權到底是甚 麼呢?如我剛才所說到的論點,現在有更多混亂的現象出 現,現在有很多恐怖分子,有很多人想用一些經濟的手段去 控制人,所以才會有很多的經濟問題,有很多人做過的事可 以借鑒。我覺得我們的地方是沒有分隔的,所以對於我們來 說,這都是要共同面對的,我們現在的時代,有很多人,有 很多可以讓我們互相聯系的工具,所以現在這些問題更加無 可避免地出現,而且傳播得更加快。雖然這些破壞是無可避

免的,但是有些破壞反而令到其他地方改革得更好,本來恐 怖分子要做些壞事讓別人更震驚。但是,有些破壞是可以做 些好事的,可以改善到你的生活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破壞 有他的好處也有壞處,我們要考驗這個工具,就要有人權, 有基本的服務,例如穩定的經濟要素,所以人權在我們的生 活是很重要的,人權包括選舉權、公民權、挑選你的領袖的 權利,但是人權最重要的是可以讓你去掌握你的生命,這 也是我們人權的一些挑戰。我們認為人權是一個很抽象的理 念,例如我們說的要有自由一樣,但是我們要想一想為甚麽 我們要有人權呢?理由就是要確保我們對將來會出現的壞處 或者不穩定性進行一些保障,所以要給人學習,接受教育, 自由發言的權利;在思考這些不同權利的同時,我們也要考 慮到人權最基本的原意是甚麽。現在我們要去確保我們有共 享的、可控制的,不可以讓我們周圍環境崩潰。

與會者:我想問問蕭生,剛才說到政治人才培養方面有一部分說到政 治性社團的發展,我想問這是否代表澳門以後走向政黨化的 形式呢?因為政黨化社團和政黨是密切的模式同時在澳門, 政治化社團如何能夠做得更加好呢?或者應該向哪個方向發 展呢?因為在澳門,政治性的社團較少,像發策這樣搞得比 較成功屬少數。若澳門按這樣的發展方向,在資源方面如何 解決這些問題,讓這樣性質的社團可以更加地蓬勃帶動政治

性的討論,互補他們資源的不足?

蕭志偉:首先澄清,我們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不是政團,也不是政黨,目前中心的宗旨是也沒有這個意向。關於問到澳門以後會否有機會發展成政黨呢?中心的課題研究報告也提及到,在目前的階段的確有社團參與一些類似政治活動,以他們自身的條件,短時間推動至政黨,我相信機會很小。在我們的報告中,很強調社團文化如何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並由民間主動以多種形式推動令澳門走向社團政治,這點上從現在的狀態去演變是比較適合的;政團在轉化中如何獲得資源的支持、培訓的機會、愛國教育等等,我們報告都有提及到。社團自身正步入政治性的發展方向的話,我相信他更需要專業化,這就是澳門的現狀。

77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變幻時代的管治*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基辛格事務所董事總經理 喬舒亞.庫珀. 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第一部份:時代本質

謝謝!很高興今天來到澳門。過去幾年多次來澳,我越來越喜歡 這個城市,亦越來越發現澳門對中國極為重要。尤其感謝我的好朋友 梁維特先生邀請我參加這項活動,並讓我有機會演講。幾年前,我與 上司基辛格博士一起到訪北京,他每次去中國,都習慣去看看四十多 年前中美建交初期認識的老朋友。那一次,我們去了探望黃華,他是 毛澤東時代一個偉大的中國外交官,而且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和思想 家,當時黃華已經九十五歲,而基辛格還很年輕,只是八十四歲!

我們坐下來喝茶,兩個偉大人物開始聊起當年中美雙方如何計算 中國開放對雙方有利。基辛格談到冷戰時期的局勢變化,美國撤出越 南,尼克遜總統個人很希望開放中國,他覺得這是歷史責任,他認為 開放中國符合美國全球戰略的利益。

黃華說,中方亦已作出了相似的實際考慮,他並對此提出了極重

^{*} 喬舒亞 庫珀 雷默先生 (Mr. Joshua Cooper Ramo) 在"走向善治之 路"專題演講會上發言的譯本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

要的見解。他說,在美國,決策者很多時很簡單地立下一個目標,然 後就一直追求這個目標,獨立於戰略形勢。相反,中國的外交政策往 往受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理念規範:就是認清形勢才行動的重要性。

黃華說,毛澤東和周恩來決定行動前,必先仔細研究他所謂的 「時代本質」。這種思考模式,可追溯至共產黨早期在上海的領導 人,並成為他們提升權力的規範。但黃華指出了重要的一點,若我們 不了解「時代本質」而作出行動,是不明智的,亦不可能有效地行 動。不顧及世界環境就行動,單單集中於我們想要甚麼,而不是時代 本質的需要,而不是時代鼓勵我們做甚麼,這是愚蠢而危險的。

我今天想講的是,我們的時代本質,以及它如何影響管治。我相 信我們活在一個國際權力深刻轉移的時代。我不僅是說權力簡單地由 一邊轉向另一邊,而是說權力的根本規律正深刻的轉變,而且這種轉 變不能逆轉。當然,這種理念在去年的發生的一些事件中,已較為 明顯地呈現。我在北京的中國朋友把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以及 2008年9月14日發生雷曼兄弟事件,打趣地叫做9/11和9/14。很少 西方人會這樣叫,因為他們看不到9/11和9/14之間的深刻連繫。最簡 單容易的結論,就是說這兩件事把權力從美國轉移。但當中其實有更 重要的意義,就是它們標誌著現在世界的運作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這就是我今天想談的題目。從9/11和9/14事件中,我們能學到甚麽? 對我們的未來有甚麽意義?我們如何考慮管治?

我的論點是,這些事件的爆發何等複雜而迅速,挑戰我們舊有的 行動模式,要求新的思考。它不但令我們的舊思想變得錯誤,甚至很

走向善治之路

多時變得危險。我叫這個時代做不可思議的時代。不可思議的時代是 甚麼意思?首先,只要你每天看報紙,你就會看到,以往被認為難以 想象的東西,現在每天都在發生。例如,一年前,沒有人會認為美國 經濟有可能如此急速地崩潰,一月個內失掉六十萬個職位。但這確實 連續幾個月發生了。如果我們看看美國的失業率,我們會發現它除了 急速上升,甚至上升得比任何人預期更快。它已超越白宮國會預計的 「最壞情況」,甚至超越聯邦儲備銀行在政府通過救市方案前,美國 銀行進行「壓力測試」時預計的「最壞情況」百分之8.3。實際上,我 們在春天時已超越了大部份預測數據。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世界 情況連專家也難以預測。

這一點亦應驗於美國難以想象的經濟損失。而且這不僅限於經 濟層面,亦應驗於國際事務層面。以北韓的情況為例。一個人口 二千二百萬的國家,大部份人生活窮困,但她不但能發展核武,而且 能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強大壓力下不斷發展核武。當 然,中國本身是這一點的最佳例子。中國,一個人均收入如此低的國 家,十年前誰能想象她竟然可擁有二萬億美國國債。

不過我說這是不可思議的時代,我亦指另一樣更危險、更複雜的 東西。就是我們最好的主意、最精明的頭腦,面對問題時往往不但失 敗,他們的解決辦法甚至令問題更糟。其中一個例子是美國的反恐戰 爭。911事件前,我們所知蓋達組織在全世界的恐怖分支不多。但是 三年以來,經過人類經史上最昂貴的反恐戰爭,恐怖分支組織更多, 恐怖分子亦更危險。這正是我們的世界的重大特點。我們的領袖往往

誤解眼前問題,而且用舊方法來試著解決問題。結果是情況越搞越 壞,而他們離目標越來越遠。

最明顯的例子可能是金融市場。你們會記得,大概一年前,美國 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向美國國會承認,他以為世界運行的想法是錯 的。他說,他對全球市場發生的一切感到「震驚」。舊時代的偉大人 物被證實錯誤,這就是我們活在一個革命時代的清楚標記。每一次革 命都會這樣。這是因為舊領袖在他們的時代的思考方式可能出類拔 萃,但面對新時代的思想和語言時,往往就難以應對。通常他們難以 從一種思考方式跳到另一種,這就造成災難性的後果。這是革命時代 的一個十分清楚的特徵。中國革命、俄國革命、美國革命都一樣,革 命淘汰舊時代的英雄。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革命不但打破舊的規 律,亦製造新的英雄、新的勝利者、新的幸運兒和很多新機會。所 以,革命時代的管治不只是防禦性地避免革命帶來的危險,對像中國 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尋找方法抓住及利用革命帶來的機會。

第二部份:發生甚麼事?

那麼現在發生事甚麼導致這種結果?我過去幾年周遊列國,認識 這場革命的成功人物,包括投資者、軍事人物、改革者,去了解發生 甚麼事,而且如何利用形勢。我想和你們分享我所學到的東西。不過 首先,我們應該討論這場革命為甚麼發生,為甚麼它的發生是擋不住 的。

走向善治之路

首先的起因是世界人口暴增。地球人口前所未有地高。從現在到 2035年,地球人口會由六十億增至九十億。這批人大多數會生於極差 的條件,他們會想改變,這已是不穩定的源頭。他們不只會想改變, 他們會需要移動,去轉變生活的環境和地方,他們會對地球的天然資 源造成極大壓力。

但不單是人口多了,而是他們會以更複雜的方式組織起來。他們 會形成新組織、新政黨、新社會機構、新金融力量。百分之九十的非 政府組織是於近十年創立。百分之五十的恐怖組織及百分之五十的對 沖基金於近五年冒起,真正製造利益或者擾亂世界者亦然。這個人口 增長的過程銳不可當,受城市化等因素推動。例如深圳,從1986至 2006,除了人口急速增長和高度城市化,還產生了各種新的城市組 織,例如新學校、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等。城市化加速地球的複雜 性。這是不可阻擋的。今年,全球首次有一半以上人口住在城市。這 是地球歷史的真正里程碑。可見這個錯綜複雜的系統將需要重新思考 管治。更高的複雜性令系統更難預測,更難理解。起初這是個可怕的 結論。隨著世界越來越複雜,它變得更難管理,更難預測。但這個現 象我們在別處已看過,尤其是上世紀的科學研究最為顯著。上世紀的 物理發現,舊一套的主張,大多數是牛頓學說的主張,難以解釋次原 子層面系統的一切。因此需要發明以愛因斯坦相對論為首的一套新科 學,並且包含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或波爾原子模型等主張。

它們的共通點是接受複雜系統是較難準確預測的理論。對科學來 說,這點很難接受。愛因斯坦曾經說:「上帝不玩擲骰子。」來表達

他對此抱懷疑態度。但連他最後也接受,他的理論的結果是因其而起 的不可預測性。著名物理學家波爾曾經說:「假如量子力學沒有令你 深深震驚,那你可能還未徹底理解它。」我認為這句名言亦可應用於 現今世界。假如黃華所謂的時代本質沒有令你深深震驚,那你可能還 未徹底理解它。

思考這種世界蘊涵的其中一種方式,是運用物理學的混沌理論。 這是所謂的「沙堆效應」,科學家形容這個系統是「有組織形成的不 穩定」。讓我解釋這是甚麼意思。試想象實驗室中有一台機器,它能 向著小碟不斷吐出沙粒。經過一段時間,沙粒會堆成一個漂亮整齊的 小沙丘,但最終沙堆的兩邊會變得太斜,會開始發生小山崩,沙粒會 從側面滑落。沙丘的問題是,你不能準確預計山崩何時發生。有時你 加上幾千粒沙,沒事發生。有時你只加一粒沙,沙丘就會崩塌。科學 家稱之為非線性系統,因為輸入和輸出之間並無可靠的關係但這個系 統如此複雜,不能以傳統的方法作模範。畢竟就象幾百萬、幾千萬顆 沙粒擠在一起,就算用最聰明的電腦,你也根本不能塑造它。我們的 世界就是這個樣子。它是一個幾百萬塊碎片互相連接的系統,彼此的 互動我們無從預測或理解。就是說複雜性和驚喜是不可避免的。我們 的世界每天越趨複雜,更多人,更多組織,更多意見,更多金融產 品。它們彼此互動,以難以預測的方式轉變,而且轉變的步伐一天比 一天快。這個系統變演的速度前所未有,意味著我們不能預測或控制 它。所以第一件轉變的事情是:更多人等於更複雜的系統。

第二件轉變的事情是:系統 面的不同界別,現在都有更多的選

走向善治之路

擇,更多的機會,這一點,對於目睹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轉變的 人來說,是很明顯的,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也是世界趨勢。在中 國,常有人問,"現代"是甚麼意思?其實"前現代"跟"現代"的 分別是甚麼? 這問題不容易回答。好一點的回答可就是:要"現代" 是有能力可以決定一生中想作甚麼,然後覆行想法。數千年以來,世 上人大部份都是按照自己的出生地,是誰人的子女,來決定自己一生 的道路。每一個世代總有一小撮幸運的人,或者是有錢的人,可以逃 避這個受地域限制,受家庭影響的命運,可是這只是屬於很少數的 人。 這是"前現代"的生活方式,是以你的出生地來決定一生。到 了工業革命,人們多了一點彈性,雖然還不可以完全的控制自己的命 運,可是人們可以不必心繫土地,可以至少走遠一點,可以跑到工廠

去工作,人們成為龐大工業機器的一部份,可以有多一點的選擇, 但仍然沒有完成的自由。現在的情況是,人們可以作多一點點,可以 發明新的生活方式,這不是在談現代,反而是"後現代",是可以決 定自己一生的能力。這當然可以造成了很多不同形式的驚喜,當人們 可以自由的把夢想成真,往往會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可以造就多 的新構想。古老的想法,尤其是西方的想法,都是直線思考發展過來 的,可是現今的世界比以前更複雜。從政府的角度看,世界並不是以 單一的"正確"的系統發展,而是由許多不同的方法來演進的。在我 工作了多年的國際事務上,這個想法帶來了很多實在的挑戰,對於美 中關係,造成了許多的挑戰。對於將來,美國跟中國友好,是那麼的 重要,可是由於各自的系統正不斷的改變,現在這些挑戰也會變得更 複雜。全世界有不同的政治體系,不同的人會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

也有很多不同的新穎的想法,所以現在我們要應付的是另一個層面的 複雜性。

第三件轉變的事情,我想提出的是,我們畢竟是比以前更互相連 結,我們常以為建立網絡是一件好事,一般來說是對的。可是我們要 明白一點,有效的網絡可以讓我們面臨更多的風險,我們花了很多年 去建立的更有效的金融系統,可是也讓我們更有效傳播崩潰,對於運 輸系統和通訊系統網絡,也是一樣。我們之間的網絡連繫越密切,則 一起面對的風險也更高。這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因為這些風險都是來 自我們想要的東西,我們想"現代"的東西。我們想要金融市場,生 物工程,飛機網絡,我們不單想要這些東西,我們是需要這些東西。 這些系統越有效率,也會更能夠把風險傳播,這也是為甚麽我們要改 變自己對於管治的想法。現在無論在世界上那一角落發生的事情,都 會對我們有更直接的沖擊,金融危機和禽流感都是很好的例子。可是 如果你嘗試管治一個社區或一門生意你需要知道所面對的問題業不止 於擺在眼前的事情,可是由於網絡連接,一些發生在遠方的事情,也 可以是很重要的。

第三部份:複雜的世界

那麼我們有何對策?我想提出的一個構想是,其實是源自中國的 一個十分傳統的思想,其實在這 也是十分合適提出,一些傳統的中 國想法,對於將來的管治是可以十分有用的。我曾嘗試研究為可好些

走向善治之路

人在革命的時代或者是動盪的時期會有所作為,有些人則會失敗。一 些機構可以生生不息,他們的特徵是甚麼,就是因為他們不會只看著 手上要完成的事情,反而不斷的有新的方法去把不同的想法組合起 來。可以說是一門"新數學",意思就是有些東西如果獨立存在是沒 有害處的,可是如果跟其他東西合在起來,則會變成一些有影響力的 東西。"新數學"的說法本是來自研究咖啡和橙汁加起來會變成一些 致癌的物質,我們可以想出其他的例子:對沖基金加上樓宇按揭會造 成金融危機;伊斯里蘭教的基本主義者加上噴射機會造成911事件。 這些組合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如把手機給農夫,會讓他更有 效率,可是換上了恐怖份子,可以是用來觸動炸彈的工具。要分別這 些不同的組合,需要一種新的看法,要不單是以某個目的來看週遭的 事情,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把澳門變成一個旅遊娛樂目的地,或 者你的目的是要提高農民的收入,又或者是要打擊貪污,如果你只看 著目標,而忽略了事情出現時候的整體形勢,就不可能達到目標。

過去十年, 勇於實驗的心理學家 Richard Nisbett 尼斯拔花了很 多心力去研究文化背景是怎麽影響人們的想法的。尼斯拔對這研究的 好奇心是出於他早年跟一位中國研究生的辯論。這來自中國的研究生 說, 中國人認為"事物無常變化", 這可以是其中一個解釋, 可是西 方人卻生活在一個比較簡單的, 更有決定命運能力的世界, 西方人以 為他們可以控制事情的出現, 因為他們了解事物的行為規律。

在2004年末,尼斯拔集中了一組五十人的研究生來測試,其中 有一半的學生是在美國出生,美國長大的,另外的一半是在中國長大

的,尼斯拔讓這些學生看一張圖片,同時用儀器追蹤學生們的眼球活 動。尼斯拔就讓學生看不同的圖片,每一幅圖片看三十秒,所有的圖 片都是有一件大的物品在中心, 背景都是很複雜的: 可以是, 有一匹 馬站在田野 ,或者是森林 有一隻老虎。尼斯拔發覺,美國的學 生,看著眼前閃動的圖片時,會先看前方的事物 - 比如說,那匹馬或 者是老虎,當他們看到了這個影像,然後花了大部份的時間去定睛看 著這事物,等到屏幕變白。中國學生就相反,他們诵常會先看那主要 的物品的環境,試探"實際的複雜背景",比如說,那個森林或者是 田野,雖然他們也會看那中心的物件,可是花上的時間遠比美國的學 生為短。這也反映出一個重要的分別。由於中國人以為環境是在不斷 改變移動,所以必需不斷的留意周圍的情況。舉個例子,拿亞洲和紐 約的街道作一比較,亞洲街道的招牌要多一些,亞洲人由於意識到要 改變,所以較容易吸收身邊的環境資訊。這對於管治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往往以為管治是以目標為本的事情,以為要"管好金融體系". 要"入侵伊拉克",要確保"經濟增長",而忽略了所有在這中心事 情的周圍可以導致形勢改變的一切事情。

如果你看一看在革命時代成功的人物,他們都擁有這種放眼四周 的習慣,一些大企業,比如說,谷歌 (GOOGLE)也是不斷的搜索新 的經營模型、新的主意。生物技術公司不就是不斷的尋找新方法把電 腦和生物技術結合起來。未來所出現的突破,主要就是由於人們可找 到新的主意把從來沒有結合的東西組合起來,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 的工作是負責管治,就不要只是看著自己狹隘的範疇,要看得廣闊一

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現在有很多威脅是無可避免的,這也是一道 新的難題。

走向善治之路

專題演講會發言彙編

數百年以來,我們遇上的超大威脅都是可以解釋的,可以了解 的,可以打擊的,可以控制的。可是今天我們面對的許多大風險,都 不是可以用這種方法打擊的。如果你打擊恐怖份子,他們變得更強 悍。對於金融危險,人類病毒,電腦病毒,我們更是無計可施。以 前,可以預計未來,遏止這些危險的日子已經逝去了。生物技術業、 電腦業、金融產品業都會構成龐大的風險,所以,現在世界上最要緊 的是反彈的生命力。911和914都不是意外事件,我們要明白,現今 的世界風險比以前高多多,也複雜多多。因此,為管治擔憂的人,應 當為投入研究反彈的生命力。你的經濟體系是不是可以有應付經濟震 盪的反彈生命力,可不可以應付天災、社會壓力、資源短缺。光是作 好自己的本份,有自己的目標,是不足夠的,你要建立一個可以抵禦 震盪的系統,因為這些震盪,無論你喜歡不喜歡,它們已經是我們將 來的一部份。再說一個也是非常古老的中國思想,一幅經典的中國山 水畫,總是把人畫得小小的,山水的部份就多得多,這意境也是十分 有力的,我們需要不斷移動視,眼看四周,看有沒有變動的跡象, 我們需要知道,也正如黃華曾經對基辛格博士說過,需要覺察,最要 緊的是要知時代的本質。







编者語

二零零九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華誕六十周年以及澳門回歸祖國十 周年的重大日子,是澳門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同時換屆的重要一年。在 這個澳門特區發展歷程中別具意義的時刻,本中心認為,這正是我們 系統地總結過去,以科學地展望將來的重要時機。

回歸十年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和全體市民的 共同努力下,澳門社會經濟均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未來的日子,面對 各種內外因素的不斷變化和影響,特區政府與市民如何能更好地發揮 各自的功能,有效地推動澳門逐步走向善治,應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 的課題。

基於以上的思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特聯同北京大學港澳研 究中心合辦主題為"走向善治之路"的專題演講會,以作為本中心慶 祝祖國成立六十周年,澳門回歸十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

專題演講會於2009年11月29日假澳門世界貿易中心五樓蓮花廳 舉行。演講會邀請了分別來自內地、香港、海外的,對主題有深入認 識和研究的知名學者,專程來澳發表演講,從不同視角暢論"善治" 的理論和實踐,以深化我們對"善治"的理解。

在思考會議主題的過程中,本中心認為,"善治"的推進是一項 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其中人才,尤其是政治人才的 發掘與培養,是關鍵因素之一。因此,特將本中心與廣東省行政學院 聯合開展的《澳門特區政治人才問題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作為 本中心的發言內容。

而為推動社會對演講會主題的進一步深入思考和討論,以達"抛 磚引玉"、集思廣益之目的,我們特將演講會的內容,整輯出版。

歡迎各位友好、讀者對本刊內容或本中心的工作,給予批評 和指正,本中心秘書處的聯絡資料是,地址:澳門畢仕達大馬 路26號中福商業中心7樓A座,電話:853-28780124,傳真: 853-28780565,電子郵箱:cpedm@macau.ctm.net,網址:http:// www.cpedm.org.mo/website/。





出 版 :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排	版	設	計	:	堅	藝創意	
17F	ΠX	瓦又	ΠÌ	•	Ŧ	誓剧忌	

- 印 刷:城市印刷廠有限公司
- 版 次:二零一零年九月(第一版)
- 印 數:1500本
- 定 價:澳門元40元正
- | S B N : 978-99937-41-19-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